讀四書大全說

讀四書大全說卷八

衡陽王夫之譔

孟子梁惠王上篇

龜山云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此語亦該括不下向聖賢言語中尋一句作紐子便遮徹卻無窮之理以此爲學博約之序已迷將此釋經紕戾不少到不可通處又勉強挽回搭合去則雖古人之精義顯相乖背亦不惜矣如將正人心三字看得闊則盡古今有德者之言誰非以正人心者而何獨孟子如以孟子之自言我亦欲正人心者以爲據則彼所云者以人心之陷於楊墨之邪而不正也故

以距楊墨者正之七篇之大義微言豈一一與楊墨爲對壘哉孟子說心處極詳學者正須於此求見吾心之全體大用柰何以正人心心字蓋過去所云欲正之人心則是仁義充塞後邪說之生心者爾若大學言正心自是天淵大學之所謂心豈有邪說害之其云正亦豈矯不正以使正耶大學夾身與意而言心者身之所自脩而未介於動向無其意者也唯學者向明德上做工夫而後此心之體立而此心之用現若夫未知爲學者除卻身便是意更不復能有其心矣乃惟如是則其爲心也分主於靜而見功於欲脩之身較孟子所言統乎性情之心且不侔矣孟子

云存其心又云求其放心則亦道性善之旨其旣言性而又言心或言心而不言性則以性繼善而無爲天之德也心含性而效動人之德也乃其云存云養苟得其養云求則以心之所有卽性之善而爲仁義之心也仁義善者也性之德也心含性而效動故曰仁義之心也仁義者心之實也若天之有陰陽也知覺運動心之幾也若陰陽之有變合也若舍其實而但言其幾則此知覺運動之惺惺者放之而固爲放辟邪侈卽求之而亦但盡乎好惡攻取之用淺令存之亦不過如釋氏之三喚主人而已學者切須認得心字勿被他伶俐精明的物事占據了卻忘其所含之實

邪說之生於其心與君心之非而待格謂之心者乃名從主人之義以彼本心旣失而但以變動無恆見役於小體而效靈者爲心也若夫言存言養言求言盡則皆赫然有仁義在其中故抑直顯之曰仁人心也而性爲心之所統心爲性之所生則心與性直不得分爲二故孟子言心與言性善無別盡其心者知其性唯一故也是則龜山之語病誠有如朱子所譏者龜山於此言心言性以闢歐陽永叔無本之學亦誠有功斯道然其歧心與性爲二而以邪說者蔽陷離窮之心人君一暴十寒之心同乎君子所存之心又浸入於異端覺了能知之說則甚矣言道者之難

也
雲峰分心之德心之制爲體愛之理事之宜爲用如此說先賢文字只在他光影邊占度何曾得見古人見地來朱子爲仁義下此四語是劄心出血句亦是籠罩乾坤句古今之所未喻與彼說出卻以體用發付去鹵莽可恨說性便是體纔說心已是用說道便是體纔說德便已是用說愛是用說愛之理依舊是體說制便是以心制事觀朱子利斧劈將去之喻自見利斧是體劈將去便則是用如何不是用說宜是用說事之宜便是體事是天下固有之事乃其大義則總與他分析不得若將體用分作兩截即非性之德矣天下唯無性之物人所造

作者如弓劍筆硯等便方其有體用故不成待乎用之而後用著仁義性之德也性之德者天德也其有可析言之體用乎當其有體用已現及其用之無非體蓋用者用其體而即以此體爲用也故曰天地絪緼萬物化生天地之絪緼而萬物之化生即於此也學者須如此窮理乃可於性命道德上體認本色風光一切俗情妄見將作比擬不得

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歸此如說夏者春之餘冬者秋之歸一般以天道言則在變合之幾上說卻不在固有之實上說故可云夏者春之餘而不可云火者木之餘可云冬者秋之歸不可云水者金之歸也太極圖說註中分五行

次序作兩支一水火木金土木火土金水學者須與他分明孟子此所
言仁義大都在發用上說故朱子得以其餘者歸統禮智
若以固有言之則水火木金土之序以微著爲先後而智
禮文也仁義質也文者迹著而撰微質者迹微而撰著則
固並行而無甚王之差矣孟子七篇不言禮其言樂也則
云今之樂猶古之樂此語大有瑕大率多主質家之言是他不
及孔子全體天德處顏子親承孔子亦不爾也
覺軒以而已矣與何必之辭爲斬釘截鐵太不解孟子語
意人君之當行仁義自是體上天命我作君師之心而盡
君道以爲民父母是切身第一當脩之天職如似說得亦

有（當云唯有）利則世主嗜殺人而胥及溺之病根生死關頭切須痛戒如何但云何必（當云不可）不知此乃孟子就梁王問利處婉轉說入言即欲利國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言利而後為利也此與夫子說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一例仁義自大不遺親不後君而無篡奪之禍自是落尾一段功效故雖以淺言之而不遽斥梁王沈錮之非心以引之當道實則天理人情元無二致孟子從大綱看來亦不妨如此說得所以移下一步且緩其詞學者讀此於天理人事合一無偏枯固須看透然不可煞認他言之已及便謂聖賢之斬釘截鐵在此也

有子說孝弟之人不犯上作亂卻須補說君子為仁之本
孟子於此說仁義只說得有子前半段總緣他對梁王一
派下根人語故爾學者須知有向上事不可抛下一截說
此是斬釘截鐵處然非孟子之姑示淺近而變其彀率也
繇其已言逹其所未言則周易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
大寶曰位一段蘊奥都在裏面
東陽謂麋鹿魚鳥各得其所咸遂其性可見文王之德被
萬物如此弄虛脾語於義何當書言草木咸若謂陰晴得
宜生殺得正爾若麋鹿魚鳥在囿中者原不關人主之德
桀臺池中之鳥獸其濯濯鶴鶴也必較靈囿而更盛漢武

帝之上林宋徽宗之艮嶽其德之及物又何如也孟子說樂其有麋鹿魚鼈在百姓稱道他濯濯鶴鶴攸伏於牣處寫出文王一段可樂情景不然則將如庖有肥肉廄有肥馬說他有說他肥便似眼中荊棘物何足以召民之哀樂哉因治亂而異情俯孟子此等說話全是撒開物理向大處說與嵇康聲無哀樂意相似故抑曰今樂猶古樂拘拘者乃隨執一語便求義理然則說太王爰及姜女亦將可云是太王德及妻孥非太王則遷國時各自逃生不相收恤耶

熊勿軒謂孟子獨惓惓於齊梁不入秦楚以彼二國爲□

□之後使其得志必非天下之福悲哉斯言□□□□巳乃以論孟子之與秦楚則不然秦柏翳之後楚祝融之後先世皆有元德顯功而爲先王所封建之國孔子以楚僭稱王故明民無二王之義而號舉荆人貶之爲夷耳至於戰國則齊梁之自王一楚矣若秦則詩列之十五國而書與魯並存如云二國地界戎狄則秦既周之故都而江漢爲二南風化之地孟子之不往者自其不見諸侯之義齊梁之幣交相及則義可以見秦楚未嘗相爲知問則不得躡屩踵門如蘇張范蔡之自媒矣讀書當還他本旨分外增入說雖可觀必有所泥也

嗜殺人自在人欲之外蓋謂之曰人欲則猶爲人之所欲也如口嗜芻豢自異於鳥獸之嗜薦草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猶人欲也若興兵搆怨之君非所惡而亦欲殺之直是虎狼之欲蛇蝎之欲此唯亂世多有之好戰樂殺以快其凶性乃天地不祥之氣不可以人理論此種人便聲色貨利上不深也是獸心用事推而極之如包拯海瑞之類任他清直自衒終爲名教之罪人以其所嗜者在毛鷙也陳新安以遏人欲說此一章牽合大謬

孟子迎頭便將桓文之事撇在一畔去向後唯說施仁制產處隱隱與桓文對治所謂無以則王者謂此也先儒說

一計功利便是桓文之事想來若到不要計功利或唯堯舜則然故夫子以分韶武之美善旣其德之有差亦時爲之也若在湯武則固不可不然與他撇脫只如太王遷邠固非於百年之前代子孫擇地利以幸成功然創業垂統亦須立一可以興王之規模現前天下所當爲之事不得夷然不屑且只圖自家方寸教淸淨無求便休也孔子曰吾其爲東周乎抑豈不有大欲存焉爲天下須他作君師則欲卽是志人所必不可有者私欲爾如爲肥甘等若志欲如此則從此做去以底於成功聖賢亦不廢也唯文王不以天下繫其心則與桓文迥別然以文王勘桓文之失則可

執文王以繩戰國之君則不可文王有商之可事而當時諸侯又無與周角智爭力以逐商鹿者若齊宣王而有安天下之心豈得於位均分敵之秦楚坐視彼陷溺其民而反服事之哉辟土地覲秦楚涖中國撫四夷與孟子所言無以則王者何異而必謂此亦桓文之事奚可哉夫桓文之事爲仲尼之徒所不道者則朱子所云營霸之事是已營霸之事固非不藉兵威然豈危士臣以搆怨而緣木求魚如宋偃齊湣之所爲者桓公作內政寄軍令晉文用原田州兵之制而三蒐以講武皆其經營霸業之事以其異於王者施仁制產之德政故聖門不道爾齊宣與緊誤認

在唯恃興兵而不知本務固非有大欲而卽不可王故孟子曰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顯他過處在爲不在欲所以不當緣木者以其不得魚也豈若怪誕之上特筆爲戲而云意不在魚也哉宣王之所爲並不逮桓文之所爲特以舍宣王之所爲而效桓文之所爲亦若舍木不緣而乞漆於鮑肆終不能如臨流張網者之日給於鮮也桓文不可有宣王之欲（以周命未改故）而宣王可欲湯武之欲桓文不能爲湯武之爲（不知反本行仁故）宣王不當學桓文之事宣王且不當學桓文之事而況可爲緣木求魚之爲故孟子終不斥宣王之欲而但責其所爲先儒執董生謀利計

功之說以槩此章之旨失之遠矣董生之對江都者自以折其跋扈不臣之心而豈古今之通論哉

王坐於堂上一段事喫緊在釁鐘一節欲全牛則廢釁鐘欲不廢釁鐘則不能全牛此中兩難屆處正與後王之所大欲一段作則樣欲求大欲則不得不興兵搆怨欲不興兵搆怨則大欲似不可得齊王於此處求其術而不得故且過抑其老老幼幼之本心而忍於罔無罪之士民於死地乃不知不廢釁鐘而牛固可全術在以未見之羊易之則不廢求大欲之事而士民固可不危其本在施仁制產也朱子於此有幾處說得精切徹 被輔饒胡陳諸子胡亂

只將察識二字作楞嚴七處徵心例只叫齊王認取初心但此一念之不忍若無術而孤行聖賢道中元用他不着術者道也是四通八達之道月令審端經術術字原不但作變通論乃仁中所自有之周行千條萬緒處處逢原者也則全此觳觫之牛豈悖與先王樂器必釁之禮通達不去而老老幼幼不忍人危之心抑豈必坐困一國而於王者平禍亂一天下之道有所阻窒哉朱子所謂察識者亦謂察識此愛牛之心必有全牛之術則有不忍人之心必有不忍人之政也全牛之術不廢釁鐘不忍人之政正以王天下唯此最不易自愉故須顛倒使自察識蓋初心易

見仁術難知仁中自有之術固難知也道其常則有遠庖廚之禮處其變則倉卒之間牛過堂下抑有羊易之術而其揆未嘗不一以未見之羊易牛卽遠庖廚以全不忍之道也則當其守天下自可偃武以息民卽當其時在取天下亦可以吾之仁招懷天下使之歸己而其君自不能禦則不敢致怨於我而士臣可以不危仁者之師不勞血刃又豈與偃武息民有異致哉此仁中縱横八達隨往皆通之術徑王暗合其一而反爲百姓之浮議所動此孟子所爲使之察識者也察識及此而後知是心之足以王而後知若王者之可以保民云足云可非但其心之能任之其

術固能成之所以然者則有其心而術固具其中也孟子於此看得天理通透内外一致經權一揆故重與心以有用之權而非有所爲則必有所廢亦非有所欲而無以爲全在天理上顯他本色風光以則萬物皆備之全體諸儒不察乃謂但不忍一觳觫之心便足保民而王而齊王自忘其心須令自認此釋氏之所謂纔發菩提即成正覺更不容生後念而孤守其忽然一悟之得保任終身者乃不見鳶飛魚躍察乎上下之誠理一指之隔邈若萬重山矣遠庖廚即是仁術古之君子制此法以使後之君子得以全其不忍之心君子以位言集註說預養是心說廣爲仁之術

則已含胡生枝節所以啟處源不必屑屑然以其所不見而易其所見之妄論乃不知釁鐘之牛須過堂下非庖廚之可遠比也遠庖廚是一定之術以羊易牛是無窮之術先王之分田制產是一定之術以之發政施仁而令民歸莫禦須有箇無窮之術然以羊易牛亦不過爲不見羊故則所爲無窮之術者初不出於一定之範圍然則發政施仁亦豈能出明君制產之範圍哉曰是以君子遠庖廚者見王所爲曲折以全其不忍之術皆古人術中之已有繇此則知今人之仁心與古人之仁術無不合轍則亦無疑於保民而王之難矣乃其所以難於保民者不爲也而疑

於保民之難者則以所大欲也而賁非求大欲之難於保民唯以若所爲之背道而馳也若古人之興王也因心爲術固有以保以王左右逢原之妙豈異於遠庖廚之法示人以未見者之可全其不忍也哉知此則集註所云預養是心廣爲仁之術徒滋枝蔓而已蓋遠庖廚者雖亦以預養爲道而卻是爲仁術之所自全則亦古之君子義精仁熟所建立之矩範以俾後之君子率而繇之以全其仁而非姑以此養其心之不習於殺若云廣爲仁之術則古人有一定之術而廣之者則存乎後人故齊王不師古而暗與古合正其可以保民而足王之本豈復更有所資於廣

而後乃不窮哉若夫養其心而廣其術固不爲無道而養心之功則在遏欲存理靜存動察之學廣術之功則在學問思辨格物窮理之事要不能急爲齊王道者舉一隅不以三隅反王之不智一暴十寒固不足以及此也而要豈以遠庖廚之一法爲養心廣術之致乎至如慶源謂以羊易牛爲屑屑然不能擴充其仁術則齊王初未嘗親至庖廚而見觳觫之牛有司亦不於王前殺牛而僅牽之以過浸令慶源處此其將加罰牽牛之人以爲無故進前亂我仁術抑將並堂上而不敢坐唯恐牛之或過我前耶則甚矣其持論之鄙也

推字不可添入親疎遠近立義集註撰人張子西銘一本
萬殊意大非所安若子之愛物止遠庖廚便休齊王之全
牛亦止舍之便休何曾不有等殺所以到此更不須疑慮
愛物之心爲順爲逆所云推者擴充也所云擴充者則以
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不忍牛之心以羊易而舍
之則推吾老老幼幼之心發政施仁而使民得仰事俯畜
則推吾夫老吾老幼吾幼者豈徒有心哉必有以老之幼
之吾則及人之老及人之幼亦豈徒心恤之哉必實有以
及之吾此所謂舉此心而加諸彼也若徒此心之憐其老
而恤其幼而無以加諸彼則是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非

其心之不相及無術則欲保而不足也若以疏親而疏疏近及遠之謂推而云推養吾老恤吾幼之恩澤以養人之老恤人之幼則雖其不推而吾之老幼則既有恩澤加之矣是業已保之矣而又何云妻子之不保耶且保四海也則推保妻子之恩以保之其保妻子也又將推何恩以保之而亦云推恩何也恩心也推之者政也恩仁也推之者術也善推者擴其術而常變一致難易一揆者也推而不善則有所窮而遂阻推而善則無所求而不得推而善則雖不廢釁鐘而牛固可全雖所殺在羊而不害其不忍是雖求大欲以使天下之莫能禦而民無不保抑但保吾民

而王業以成若不善推則必並羊不殺併鐘不釁而後生
可不死不然則必將屈不忍之心聽牛之死而不忍之心
中梏是亦必不求所大欲而後民可保苟求大欲則必興
兵搆怨以危士臣也古人之大過人者只是極心之量盡
心之才凡所欲爲皆善推以成其所爲推爲非推心則有其心
必加諸物而以老吾老幼吾幼則吾老吾幼卽受其安懷
及人之老及人之幼而人老人幼亦莫不實受其安懷也
擴大而無所窮充實而無所虛以保妻子以保四海一而
已矣則惟其有恩之必推者同也推者擧心加物之謂也
若以爲推愛牛以愛百姓則旣已倒推如慶源之所譏者

是王之全牛正以拂乎王道之大經且不足以保妻子而
何云是心足以王哉孟子因齊王之善全一牛舉小例大
欲王心之有仁術而繇是以知保民之可唯在反求其本
心固有之術豈權据石火電光乍見之惻隱遂欲王追尋
之以認爲眞心便死生不忘拏定做箇本領將來三翻四
覆逆推一次順推一次若雙峰之所云者此種見解的從
佛詰阿難從佛出家最烈一念來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其
爲害豈小哉若西山竟以此宣王爲不善推則顯與孟子本
旨相背當時孟子直下便應一可字一段善誘苦心抹殺
殆盡矣

王曰若無罪而就死地牛則豈有有罪無罪之別哉其引
若者謂若人之無罪而陷於死也則王之於士臣無罪而
就危其不忍之心惻然在中者可知已吾何快於是非欺
也以不忍人無罪就死之心例之於牛而不忍於牛正是
達愛人之心以愛物何得云逆特其不忍人之心以求大
欲故無術而免之則不能知全一牛之善推而已故曰恩
足以及禽獸術足及也功不至於百姓無其術則雖有其
心而功不至也西山誣以為不善推末之思爾
但除舜禹之受禪則不可有其志有其志則為人欲橫流
既為人欲橫流則不問其所為之得失所為必得則其惡

亦大王恭把周禮井田事事都學來以所爲求所欲而魚以得矣只爲他所欲者亂賊之欲便千差萬謬若湯武之放伐一向無此志只等天命到來則必無此理故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乃謂齊王之大欲是人欲橫流其愚甚矣若有大欲便是人欲橫流則孟子當直斥其欲之妄乃其不然而復以緣木求魚責其所以求欲者之失計豈非導其欲而長其惡哉辟土地云云有何過妄廣土衆民中天下而立君子之所欲所樂亦此而已若不思覲秦楚則必覲於秦楚覲秦楚之爲人欲豈如許垣衍之使魏帝秦者爲天理耶就中雖辟土地一件較是功利邊事然即行仁

政而王天下亦須有此次第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其
始事也到後滅韋顧昆吾滅崇滅密地日拓矣詩稱召公
日辟國百里非周初之事哉唯齊已千里足爲王畿則土
地可以不辟而亦非辟之必不可也齊王可與有爲正在
有此大欲上若梁惠王怒吽吽地只思報怨殺人更不立
一規模樂其所以亡不可與言矣又其下者如梁襄王算
定天下不能一便只向肥甘輕煖中了過一生其可謂之
循天理而無願外之求哉孟子固曰以齊王猶反手則人
欲橫流者莫孟子若矣
舉斯心加諸彼一加字便有事在故上云可運於掌因民

之利不勞而運非制產而何龜山分兩截說將舉心加彼只作仁心仁聞誤矣前面是規模後面是事實制產而仰足事俯足畜非即老老幼幼之恩耶若但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政何以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家邦哉彼字兼寡妻兄弟家邦說故下云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斯心猶言此心心字有術字在內全體大用擴之而有其廣大充之而有其篤實者也此一心字是孟子萬物皆備於我裏面流出來的不成心之外更有一王道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正是不能舉斯心加諸彼正是不推恩而功不至於百姓若但以吾心起處便謂之舉靜念所及便

謂之加則此詩之旨一釋氏蒙熏加被之說而已聖賢之言說到元微處字字俱有事實不與塡出則鮮不入於異端矣

梁惠王下篇

樂天畏天皆謂之天則皆理也然亦自有分別此與斯二者天也天字一例大當字小則是天理極至處仁者所體之天也以小事大則有非天理之極至處者矣則智者所知之天也慶源說小者自當事大此坤之所以承乾說得太徹衍者太王句踐可自處以坤道獯鬻夫差其如乾之當承乎太王之事獯鬻在殷之末造句踐之事吳在春秋

之季年皆無道之天下也無道之天下小役大弱役彊非弱小者有必役於彊大之理非彊大者有可以役弱小之理但以疆域兵甲爭主客耳安得如大當字小爲與天無不覆之理同哉乃其得謂之天者則以彊大之所以彊大弱小之所以弱小亦莫之爲而爲則豈非天耶雖莫之爲而爲而順之存逆之亡則亦不得謂之非理矣其時天下既已無道則志壹動氣天不能違乎人而存亡之理遂因是以立則雖無必然之理而其必然者卽理也說見離婁篇於斯時也天之所以待智者止于以保國之理則安於其理而福之越位以思而禍之矣禍福所繫故引詩之言天者

曰天戚若仁者所樂之天固以德與人相陟降而不以戚者也固不得謂言天言理而皆極其至也

集註非但當與賢者共之從人不得上生出此意蓋齊王時與孟子同遊故也雲峰不審遂謂賢者亦有此樂爲問孟子之亦有此樂與否乃不知有者有之之謂雪宮安得遂爲孟子之所有哉雲峰所疑在一見字意將謂孟子先館於雪宮而王往見近人如此說不知王若往見當云就見若但言見則有二義一音現往見之也孟子見梁惠王是已一如字讀彼來見而接之也如孔子不見吾今則可以見是也細繹本文初終皆以言人君游觀之事則可謂孟子

同游而不可謂孟子所館賢者亦賢君也
於好貨好色與百姓同之上體認出克己復禮之端朱子於此指示學者入處甚爲深切著明慶源乃云體察於所謂毫髮之際然後力求所以循天理則仍未得其端也大云克己復禮之端則克己之端在是復禮之端亦在是矣緣學者求克己之端則易求復禮之端則難故朱子於此顯夫禮之所麗令人有所致力柰何慶源之當前不省而猶外索之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從乎天理已得現前者而言也天理現前而後其爲非禮者不待擇而有自然之則以爲之對照但致力於勿

視聽之勿言動焉而已無不克禮無不復矣若夫天理之
節文未能實有諸心則將待視聽言動之發且擇而且禁
焉天下之聲色相引者沓至而吾之爲言動也亦發不及
待之幾以不給之心力接無窮之因應非謬入於非禮之
禮則抑將盡絀吾耳目口體之用爲槁木死灰以免於咎
矣此必能審夫復禮之端而後己可克而廣源然後力求
所以循天理之說其妄明矣乃復禮之端將於何而體認
之夫克復之道復道也復之見天地之心復之動而見天
地之心也震下一陽動則見天地之心則天理之節文隨動而
現也人性之有禮也二殊五常之實也二殊之爲五常則

陰變陽合而生者也故陽一也合於陰之變而有仁禮（仁少陽禮老陽）陰一也變以之陽合而有義知（義少陰知老陰仁所以爲少陽義所以爲少陰者仁本陰而變陽義本陽而合陰）陽合於陰而有仁禮則禮雖爲純陽而寓於陰（夏至則一陰生）是禮雖純爲天理之節文而必寓於人欲以見（飲食貨男女色）雖居靜而爲感通之則然因乎變合以章其用（飲食變之用男女合之用）唯然故終不離人而別有天（禮大道也故中庸曰不可以不知天）終不離欲而別有理也離欲而別爲理其唯釋氏爲然蓋厭棄物則而廢人之大倫矣今云然後力求所以循天理則是離欲而別有所循之理也非釋氏之詖辭哉

五峰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韙哉能合顏孟之學而一原

者其斯言也夫即此好貨好色之心而天之以陰隲萬物人之以戴天地之大德者皆其以是爲所藏之用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於此聲色臭味廓然見萬物之公欲而卽爲萬物之公理大公廓然物來順應則視之聽之以言以動率循斯而無待外求非如老子所云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與釋氏之賤以爲塵惡以爲賊也因是而節文章焉則其有淫泆而太過鄙傺而不及者罔已如灸中蚤蝨克去之而後寢得安焉當幾但加警察則已淨盡而無餘是故克己復禮互待爲功不得云克己先而復禮後業已

克己然後力求復禮也使無禮以爲則則己亦何以克使不於人欲之與天理同行者卽是以察夫天理則雖若有理之可爲依據（老之重元釋之見性）而總於吾視聽言動之感通而有其貞者不相交涉乃斷棄生人之大用芟薙無餘日中一食而後不與貨爲緣樹下一宿而後不與色相取絕天地之大德茂聖人之大寶毀裂典禮虧替節文己私熾然而人道以滅正如雷龍之火愈克而愈無已也孟子承孔子之學隨處見人欲卽隨處見天理學者循此以求之所謂不遠之復者又豈遠哉不然則非以純陰之靜爲無極之妙則以夬之厲大壯之往爲見心之功仁義充塞而無

父無君之言盈天下悲夫

齊威宣之初以有盼子種子」諸臣皆田氏公族相與用命故齊以之强其後宣王喜納辯士而聽用之稷下之館客日進而田嬰之流且以外向此則非徒不足以有爲抑取亡之道矣凡此挾策而游之士恃其小辯之無往不合交游之散在列國可以或去或來而不與人同其成敗故苟可以利其身則雖一言之覆人邦家而不恤方其巧于人主以餐卿相之位則多詆毀舊臣勸人主以逬逐而誅殺之迫乎醜跡且露則一旦逃去而無餘戀此昔所進而今不知亡齊王且逐虎進狼而莫之覺也一游士退一游士

進其來去乘權顛倒於游士而與之爲終始則世臣勢益衰落亦將棄故國以他往矣齊唯長此不悛故末數十年而蘇代公玉丹之流得以入其肺腑而亡其國其僅存也則又公族之田單其終亡也則餓王建於松柏者固客也孟子知其禍本之所在故危言以動之而王但言舍而不言留言識不才而舍而不知小有才之爲害更甚則其不智久矣蓋登進大賢以興王業如商周之用伊呂自是非常舉動使卑疏踰尊戚而人無怨者緣此一人關於興廢之大則雖欲已而弗用而不得是破格求賢以繼舊臣而代其任自非王者之於名世固不容援諸小有才之佞人

以朝廷自有大體而斯民之所尊親者自有其素也民志
定而後因尊以尊其上因親以親其上斯以一國如一家
君民如父子今信游士之立談遂取民之素相尊親者去
之殺之而無忌則斯民不知有尊親而情勢瓦解尙能立
其上而爲之父母乎孟子逆探齊之將傾故深著其輕聽
之爲禍媒而害莫慘於誅逐故舊以快游士之意是以於
去於殺詞繁不殺其用意深究王唯不改終使淳于髡之
流得排去孟子以行其志國以濱亡其自取已宋李沆以
不用梅詢曾致堯爲生平報國之事眞亦此意漢用谷永
杜欽而斥劉向唐用令狐綯而竄李德裕近者陳啓新乘

閽入讒俎而資格盡壞古今一轍禍亂同歸猶且有執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以惑人主如蘇氏者豈非浮薄之前茅而敗亡之左券也哉朱子謂蘇氏得用禍更甚於王氏洵非誣也有所用則必有所舍而禍成於殺至於妄殺而國乃亡新安乃云因用舍而及刑殺亦是孟子敷演以明其意何其疎陋而不思也

孟子之對梁襄王曰定于一七篇之中但言興王業事而於天下已定所以經理之如孔子所言興滅國繼絕世一切均平天下之事曾不一及想來戰國時天下受瓜分之禍已極孟子亦知封建之不能復矣孟子而爲王者師雖

未必盡廢封建如嬴秦之所爲乃周之千八百國其子孫之亡滅者已不可復求而當時所存諸侯自七雄而外宋衞中山鄒魯滕薛而已季任爲任處守任郎薛也舊説曹交曹君之弟非是魯哀公八年曹已豈得寥寥然建此數國各據千里以成尾大之形哉從來項羽封諸侯王只緣可封者無幾故剖土皆大而爭戰不息如將盡一時之貴戚功臣而封之則周公所不以施及閼散顛容之裔者而欲加諸屠沽盜賊之武人使與元德顯功之子孫均立民上其亦拂天經而違民欲矣古之封建是五帝三王以前相沿而立國故民志素定戴之不衰太皞之裔至春秋而尚有須句顓臾之得存雖天下屢

易而其國不改卽偶滅亡而子孫之譜系自相承可考周之末造其勢之不同而理之不一也明矣乃徙孤存此數彊大無道之子孫與爲分割又豈足以爲公天下哉故孟子於齊王勝燕之時但欲其出民於水火而不爲燕之子孫計則燕之子孫而有賢者宥之可也祿之可也卽或復其百里之封使守召公之祀可也其胥不肯也則如湯之於葛顧昆吾文王之於密崇不復立其嗣焉亦可也此孟子之初志所欲定燕地以一天下止此而已矣迨其後齊已肆暴於燕而不可復爲收拾燕昭已自立而國人因擁之以求脫齊禍乃進置君之策以謝咎於諸侯而不復顧

前功之可惜故曰則猶可及止也不得已而姑出於此豈孟子之初志哉雙峰浙安乃謂齊爲燕置後而不有乃與湯誅君弔民之義同不知齊之克燕是何等機會孟子以湯武望之使欲因此而興王業以安天下若使初封百里之燕因吞併而盡有幽并仍其亂而置君以私王其土則雖義師四征而七雄之割據者猶七雄也天下之定於一也其何日之有且湯之於葛亦未嘗有置君而去之事不得已而置君以免諸侯之兵其不能如湯已明矣諸儒之說有但務名高而無實者要非天理人情之極至也

孟子於王道有前半截無後半截時君固不可與語柰何

不一與弟子論之看他說今樂猶古樂一似麤疎此云拯民於水火則亦沛公除秦苛政約法三章權宜之術而已又說周公兼夷狄驅猛獸等亦有英氣而無密理故其倒了處只規畫得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便休到已王後又待如何禹湯文武喫緊卻在後半截此理須求之論語大學方有歸宿然孟子間架來得恁好則繇後以定一代之治亦可馴致漸進不須滿說過別用觀其自言曰天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胸中應自有箇主張乃諸儒多爲孟子補出卻又總不中理如言仍置燕君而不有則固與孟子在所損益之語絕相背戾矣

集註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權義兩字正不必對或問欲改作權也經也則於迹近似而於理反不協經權一也因事之常變而分爾效死勿去自處變之義已早非經矣後人不識權字更不識經字曰經緯經持緯也曰經綸理其緒也固非有體而無用事無可爲只拚一死更何經之有哉言權則故不爽乎經言經則自有輕重取裁之意故曰變而不失其經之謂權有可權者則權以合經故遷國圖存自保國之經也無可權矣則亦無經而所守者唯舍生取義而已此義字但求之心不求之事本無隨時合宜意集註自精當無庸更添蛇足

雙峰以天之未喪斯文與不遇魯侯天也分聖賢優劣乃向石田中求罅隙孔子是臨生死關頭說底孟子在遇合上說底原有分別魯侯之不來見豈遂如匡人之不逞乎君子之於死生雖看得平易然較之遇合則自有內外輕重之分且遇不遇之權魯侯可以主之臧倉可以操之孟子爲看高一層說到天上去則已極其至若匡人之肆暴原在情理之外忽然爲合做下者事來此並非匡人所可主則明白是天操其權故孔子須把天理天心細看出不喪斯文方盡理之精微且孔子因曰天不喪斯文非曰我能使天不喪我也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是君子小

人分界處不容有聖賢之別於爾子曰有命於顏淵死曰
天喪予於公伯寮曰命也皆與孟子意同若謂孔子告子
服景伯低一等說聖賢元無此移下一層同流合汚之敎
浸令更與不如景伯者言又當何如耶以此區別法看聖
賢文字以自誤誤人不小

公孫丑上篇

慶源云子路是範我馳驅而不遇王者故不獲禽管仲則
詭遇以逢桓公之爲故得禽多耳說管仲處是說子路處
則非子路若得君專而行政久亦豈遂足以成伊傅之業
哉其賢於管仲者子路得王道之偏管仲則別是一帆風

耳故有王者起子路可以其所長備垂益九官之用若管仲所學所爲必逢顯絀矣道之大者功必至而道之未全者功不能大若夫有功者不必能合於道乃其功亦不小顧其功雖大而終不能高蓋大小在成績而高卑在規模也集註所云獲不獲以功言而非以遇言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一朝而獲十也子路範我馳驅而疎漏處不少其失禽也亦多矣豈但不遇王者之故哉

陵陽李氏因集註道明德立語生先後見謂道明而後德立必先知言而後養氣此種語說得似有逕路而於聖學之津涘則杳未有見今且看知言是如何用功養氣是如

何用功若人將集義事且置下不料理且一味求爲知言之學有不流而爲小人儒者哉知言是孟子極頂處唯灼然見義於內而精義入神方得知言苟不集義如何見得義在內旣不灼然精義之在吾心而以求知天下是非得失之論非屑屑然但從事於記誦詞章則逆詐億不信爲揣摩鉤距之術而已矣集註於知言下箇盡心知性是何等語此豈漫末集義者初學之始事知言至處是大而化之之境養氣至處只得充實而有光輝若以爲學之序言之養氣以從義爲初功知言以窮理爲始事內外主輔雖並進而自有別此與大學格致誠正之序同知不至固意

不能皆誠然抑非待物之盡格知之已至而後始有事於誠正也故自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後其內而先其外豈知本之學哉

慶源云曾子之自反以縮不縮爲勇怯一語大失本旨自反雖是處世一樞機然曾子之言大勇與孟子之引此則意在縮而不在自反縮者集義也唯其縮乃能生浩然之氣而塞兩間若不縮則固爲欺人負理之事雖自反而怯亦何救哉齊宣以不縮千里而畏人正所謂胡不惴焉者既惴矣而猶可謂勇乎慶源惟不察於此故又云所守之要非舍之所能知竟將自反爲約不知此之言約是與不

約者相形出底前云孟施舍守約此云曾子守約亦是一例自覷視之則舍之守氣為約自舍視之則曾子之守氣又為約矣孟子喫緊工夫在氣上集註云一身之氣意與下言塞兩間之氣分大小然後云氣體之充也則塞乎兩間者又安在非一身之氣耶氣是箇不恐懼的本領除告子外則下而北宮黝上至曾孟皆以此為不動心之道特其所以守之者有約不約之分耳內裏有箇義作骨子義即縮也故曰義以直內以聽氣之自生則守之功約而其用大若其不然則守之氣之末流其功不約而用反有所詘爾約以言其守氣者而非與氣為對氣只其此一箇氣曾孟之氣較

黝舍百倍剛大而塞兩閒非曾孟舍氣不守而別守一自反以爲約法也不出吾心而守之乃以塞乎兩閒則曰約所守在此其氣亦盡於此則頻用氣而頻須守斯不約矣若北宮黝者日奔命於禍夫萬乘挫事惡聲之閒而不給也

不得於言一言字所該者甚大凡天下事物之理可名之爲言者皆言也孟子向後說詖淫邪遁之辭卻但從言之差謬者一邊說則以當其世而爲齊之卿相則異端說士雜沓進前自勢所必有須與之距其邪說爾乃欲闢人之妄則豈徒在逆億鉤距之閒哉亡之眞不顯則人之妄不

可得而闢故知言之成效在邪說之不能亂而知言之全
體大用則唯義精仁熟於是非得失之百致炳然如日光
之被物容光必照而天下之理自莫有能遁焉者矣知此
則告子之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也亦謂天下之理本非吾
心之所有而不可勝窮卽是非得失之不能解了者姑且
是與爲是非與爲非因應乎天下聽物論之不齊而無庸
其察若求於心者役心於學問思辨以有得而與天下爭
則疑信相參其疑愈積不如聽其自得自失於天地之閒
可以全吾心之虛白而繇虛生白白以無疑之可不動其
心也若云告子於己言之有失不反而求之以期其必是

則亦孟浪狂躁之妄人耳何以能先孟子而不動心耶抑謂杞柳湍水屢易其說爲勿求於心之證乃不知論性三說立喻不同而指歸則一非有不得於杞柳之說遂順脣舌之波而改爲湍水之喻也說見後篇

先須識得告子是如何底藴方於此一章大義得貫徹分明先儒於此俱皁白不下告子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只緣他自認此心與天下之言判然爲二不當强引言入而役心以出直安頓者心致在未有名言上一層能算著天下俾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者至我之前如蚊子咂鐵牛絲毫搖動他不得所謂你若無情他也休也若必求之於

心則將役其心以窮理格物是非得失先積於我而心爲之動故程朱於此識得他外義處乃其云生之謂性者亦謂有義有理因而言有得有不得皆非性之所有非其所有故不當求也其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者他只認定此昭昭靈靈底便作主人卻將氣爲咨感之媒但任著氣便攬下天下底事物來去外面求個義以與物爭乃能勝乎物者物亦能勝之矣故卽使吾心有不能自主之時亦且任之而俟其自定如公子牟之所謂勿重傷者是已若求助於氣則氣本濁而善流有所勝卽有所不勝矣蓋氣者吾身之與天下相接者也不任其所相接者以爲功則不

求勝於物而物固莫能勝之斯以榮辱利害之交於前而莫之動也告子之為學術大要如此蓋亦源本老莊而後世佛氏之言亦相承以立說焉乃孟子則以為天下之言其是非得失不可枉於當然者本吾心固有之義見其是則不容以為非見其非則不容以為是也惟吾性固有其義以制天下之是非得失則天下之言本待治於吾心而苟盡吾心之制則萬物自有其貞形萬事自有其貞則吾心自有其貞觀雖日與詖淫邪遁者接而其根苗枝葉之所為起止我具知之而無所疑惑則何用籠罩天下棄物理於不求而後可以使心得甯哉故學問思辨之下學也

始於疑而聰明睿知之上達也終以成夫大信則天下之名言顯諸仁者皆通而藏於用者各得矣此孔子之所以時措咸宜者固即在學不厭教不倦以爲聖功也若吾心之虛靈不昧以有所發而善於所往者志也固性之所自含也乃吾身之流動充滿以應物而貞勝者氣也亦何莫非天地之正氣而爲吾性之變焉合焉者乎性善則不昧而率事者善矣其流動充滿以與物相接者亦何不善也虛靈之宰具夫衆理而理者原以理夫氣者也理治夫氣爲氣之條理則理以治氣而固託乎氣以有其理是故舍氣以言理而不得理則君子之有志固以取向於理而志之所往欲

成其始終條理之大用則舍氣言志志亦無所得而無所成矣以志之無所成卽偷安於其無成者自謂不失其心而天下亦莫能吾勝乃本以不能勝之故匿其不勝而云百戰百勝不如不戰遂廢己所受持天下之資以絕天下則是自反不縮而恃不侮禍夫以無懼乃不知自反而縮者原無懼於千萬人也氣唯不以義動則餒而豈有多所成卽多所敗有所勝卽有所不勝一盈一虛之變氣從義生而因與義爲流行則以我之制治天下之不足畏者初非以求勝於物而自成勝物之用又豈理外有氣心外有義襲而取之以攬天下而爭一旦之勝如告子之所譏者

哉故但慎其動於進退取舍之間充而至於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而不爲積小以大纎著微微坦然終日無所愧怍極夫朝諸侯有天下而無終無所逢迎規避以求事之成功之可倖志不能主而授其權於外物則卽此氣之大以剛者可曰與天下相接於吉凶生死之塗而無所懼矣此孟子所爲不爲告子之爲而伯王之任亦終不能動其心也以此折衷則諸家之說其合其否可考而知也

集註不詳襲字之義但云致養其氣讀孟子集註須於其所略者循本文以求之不可胡亂成悖致養之功雖有有事勿忘勿正勿助兩段然其所云勿正勿助者亦非以防

夫太過也凡人做工夫而有期待之心只是畏難而望其止息其助長者則如宋人之揠苗不耐得薅鋤培壅索性拚一番勞苦便歇下也暴者虐而害之之謂故不芸苗而任其草滿者暴其苗也助之長而揠死之者亦暴其苗也陵壓其氣教他一向屈而不伸者暴其氣也執著一段假名理便要使氣求勝於人到頭來卻討箇沒趣向後便摧殘不復振起者亦暴其氣也潛窒不察倒著本文將暴其氣作氣暴說不知此所謂氣乃以擔當霸王之業而無懼者非但聲音笑貌之節則亦何有發得暴之變耶一字之顛倒滿盤皆錯無干說得和鸞佩玉去直向黃瓜蔓上求

瓠子一倍可笑和鸞佩玉養心於靜者也此之無暴養氣
於動者也故曰浩然曰至大至剛而其不養也則曰餒曰
害抑其盛大流行塞乎兩間之大用而使若莊子養雞承
蜩之邪說此正緊其氣者也學問事不知用功之各有攸
當鮮不倒行而逆施矣
志是大綱趣向底主宰雖亦以義爲歸乃孟子之言義也
曰集則不但其心之專向者一於義而所志之外事物皆
爾當前不論小大常變一切都與他一箇義以爲之處分
乃使吾氣得以自反無不縮之故恒充而不餒則於其所
志者優有餘地坦然行之而無懼也若夫所志之義以事

物未嘗前則但謂之道而不名爲義義散見而日新道居靜而體一也故孔子言志於道而孟子以集義爲養氣之功志主道而氣主義明矣其曰配義與道是志氣合用底氣配義以不餒其氣卽配道以不餒其志也集註敬字與主敬敬字别敬者謹持之謂俯使如雲峰所引易敬以直內以釋此則當云守其志以敬不當但云敬守志只是道做骨子不消添入敬來且敬之爲德乃靜時存養無把持中以此爲依據有志則有可持故知其所持在道而不在敬

志壹則動氣一段三動字只是感動意卽其相爲感動者

以見其俱不可勿求元與不動心動字不同不動心者無恐懼疑惑也但以氣之壹而動其志豈遂至於恐懼疑惑且志壹動氣氣其知恐懼而生疑惑者哉此本以志氣之專壹有爲者言之持其志者志固壹也心勿忘者氣固壹也推而極之天理人事莫不皆然胡文定以先天而天弗違爲志動氣後天而奉天時爲氣動志雖與孟子立言之指別而理則一也集註中一從字極下得活小註謂喜怒過度志反爲動動則誤喜怒過度時直把志喪了而豈但動乎下云反動其心心又非志之謂志者心之用不可云蹶者趨者反動其志也氣壹動志乃是氣之既充必將專壹以有

爲則先未有此志亦便動者教生長者志來如子路只緣他氣之兼人故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動得志上如此上緊與志之專者弱可使强一理說個壹便是好底悠悠而任其喜怒者志則時此時彼氣亦時盈時虛而安得壹哉

蹶之爲義自當從說文正訓云跳也促步曰趨高步曰蹶若作顛躓解則旣害文而抑害義顛者非氣也形也形動氣而非氣動心也蹶趨亦不是不好事古人於朝廷宗廟必趨臨戎登車則蹶孟子之言此只是借喻意故加以今夫二字非謂蹶者趨者之暴其氣也此言氣言心但在血氣之氣知覺運動之心上立喻與上言志爲志道之志言

氣爲浩然之氣者不同蓋謂凡人之爲善爲惡此兼善惡說先

有其心無定志則但名爲心而氣爲之用者固多矣然亦有時本無

是心而因氣以動作焉如今人言乘興而爲如方在躑躅則心亦爲

之疾速與緩步時不同則心雖有覺氣雖無覺而偶然之

頃氣且乘權以動一時之心然則專壹之氣其以感動常

存之心亦於此而可推矣或問志養得堅定躑躅亦不能

動得之疑全是隔離猜物語朱子所答亦不分明不察於

此而和鸞佩玉之說得以闌入而黃四如文武火二三十

年之邪說亦以倡矣

盡心知性是知言本領非知言後功效蓋緣盡心知性以

知言其功雖似不可企及而本末固順若從揀別詖淫邪遁上下工夫以求心之盡性之知則如拔壯士之爪而欲仆之也集註先說盡心知性後說於凡天下之言云云甚是分明東陽倒著說卽是門外語中庸謂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孔子謂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俱是此理苟非盡心知性何以能不逆億而先覺耶知言與窮理自別知字是現成字窮字是工夫字窮理則爲知性者入德之門知言乃知性後全體大用之發循本以知末與卽末以求本迹同而實大異程子斥人讀史爲玩物喪志及自看史一字不遺其所以用心者不同本末逆順而已

所謂天地之閒者只是有人物的去處上而碧落下而黃泉原不在君子分內聖賢下語儘大說也有著落不似異端便說向那高深無極廣大無邊去閒字古與閒窓閒字通天地之化相入而其際至密無分段那得有閒窓處來只是有人物底去處則天地之化已屬於人物便不盡繇天地故曰閒所謂塞乎天地之閒也只是盡天下之人盡天下之物盡天下之事要擔當便與擔當要宰制便與宰制險者使之易阻者使之簡無有畏難而葸怯者但以此在未嘗有所作爲處說故且云塞乎天地之閒天地之閒皆理之所至也理之所至此氣無不可至言乎其體而無

理不可勝者言乎其用而無事不可任矣集註云充塞無閒閒者隙漏之謂言無一理一事之不周也新安云無有閒斷之者有何無義

天下固有之理謂之道吾心所以宰制乎天下者謂之義道自在天地之閒人且合將去義則正所以合者也均自人而言之則現成之理因事物而著於心者道也事之至前其道隱而不可見乃以吾心之制裁度以求道之中者義也故道者所以正吾志者也志於道而以道正其志則志有所持也蓋志初終一揆者也處乎靜以待物道有一成之則而統乎大故志可與之相守若以義持志則事易

而義徒守一曲之宜將有爲匹夫匹婦之諒者而其所遺之義多矣義乃生者也日生則一事之義止了一事之用必須積集而後所行之無非義氣亦日生者也一段氣止撐當得一事無以繼之則又餒集義以養之則義日充而氣因以無衰王之閒斷然後成其浩然者以無往而不浩然也小註父當慈子當孝云云只是道不是義又云道義是公共無形影的物事尤謬義亦云公共則義外矣此門人記錄失實必非朱子之語朱子固曰道是物我公共自然之理義則吾心之能斷制者何等分明大要須知道是志上事義是氣上事告子貴心而賤氣故內仁而外義孟

子尊氣以盡心故集義以擴充其志之所持於此辨得分明更無混亂矣

此義字大段在生死行藏進退取舍上說孟子以羞惡之心言義是也孔子說義處較不同如云行義以達其道則小註所云父當慈子當孝君當仁臣當敬者是亦止是此一理孔子見得大孟子說得精故程子以孟子言義爲有功於孔子孟子唯在羞惡之心上見義故云義內嘑蹴之食至死不屑豈在外哉唯此羞惡之心人皆有而各自有彼此不能相襲（襲如襲裘之襲表蒙裏也猶今俗言套集註引齊侯襲莒非是）故朱倖不受則爲不恭受齊之餽則爲貨取行伊尹之志則忠無伊

我之志則襲雖不可襲而取之必餒也亦唯此羞惡之心故與氣相爲體用彼君臣父子之義恒與理合不負氣用氣柔者大抵羞惡之心失也故云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只以保全此羞惡之心內之無微而不謹外之無大之可搖則至大至剛之氣自無所慴矣

小註中一段說是集義所生一段甚爲明快集註卻未能如彼淸楚是字與非字相呼應蓋以自白其如此而非如彼也譬之南人知稻田而不知麥隴乃告之曰此麥也是高田秋種而夏穫者非水田夏植而秋穫者也此兩句文字直承上其爲氣也四字一氣趕下不可以集註分節而

制裂之天下必無有低田瀦水夏種秋穫之麥猶之乎必無有以義襲而取之之浩然之氣麥隴之水一未分瀉種之稍後於秋則麥不登矣況水田而夏種之乎行一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况可云以義襲而取之哉取之之字指浩然之氣說非汎言氣也義惟在吾心之內氣亦在吾身之內故義與氣互相爲配氣配義義即生氣若云義在外則義旣在外其可云氣亦在外乎義在吾身心之外而氣固在吾身之內乃引義入以求益其氣則氣有虛而義乘其虛以襲之因挾取此氣以爲義用矣如貿求之吾身之氣豈身外之物可襲而可取者哉其有謂義襲而取氣者則

告子之說是已告子以吾心本無義但有此昭昭靈靈之體據為主而不為萬物所搖則心既恆甯而氣亦順適泊然無爭而天下莫之能勝今無故外求一義闖入吾心之內使吾氣不得以衍而挾與俱往以與物爭勝於是非得失之林則吾之氣不得以順安其居與心相守而受奪於義以紛紜而鬬搆故我唯不得於心抑唯務安其心而不外求義以襲取夫氣而妄用之則心不動而氣亦不傷此告子之邪說因然而孟子曰我之養此浩然之氣者非義在外使之入襲吾氣而取之也乃義在內而集之則氣之浩然者以生也明其是白其非而告子之誣其所不知以

妄議吾養氣之非其失自見矣蓋告子不能測孟子之所得故妄議孟子以外求義而襲取夫氣實則孟子既已不然而天下亦必無外求義以襲而取氣之人且外之與內不相爲配則不相爲取既云義外則義固無爲者矣無爲者安能致其襲取之事哉乃告子之致疑於襲取者繇其不知有義而以天下之是非得失爲義則且曰大道既隱人心之純白者既失而後有此也是其徒以當世無實之是非爲義而於其心羞惡之見端者皆不自知久矣夫告子而豈無羞惡之心哉乃繇其蔽陷之深則雖有所羞惡而反自誣其固有之良以爲客感之所生固將曰呼爾應

馬呼牛應牛而又何羞食豕無異於食人盜跖不殊於伯夷而又何惡是如己有目不知其可以視乃以謂白黑之班然者足障吾明而欲棄之告子蓋自有義而不自知因不自知而義以喪非然則義本在內與氣相配而生其浩然而何以云義外哉緜其不識義是故外義如子从逃不識其父故以父為外人緜其不識義而外義故以養氣者為義襲取氣則亦猶夫不識麥者之謂麥為水田夏種之苗遂謂種麥者必瀦水以防夏旱我所耕之田皆平原爽塏本無水之可瀦不當種麥也以不種麥故雖旱而無可槁之麥乃曰賴我之不種而免於槁孟子所謂不芸苗者正此謂也故於此

而深辨之以自明其長答惡乎長之問集註事皆合義一事偶合
云云俱未得立言之旨
說必有事勿忘處易說勿正無助長處不知養浩然之氣
當何如用功則入鬼窠臼去黃四如說如鍊丹有文武火
惟慢火常在爐中可使二三十年伏火真鬼語也孟子說
養氣元不曾說調息遣魔又不曾說降伏者氣教他純純
善善不與人爭鬭露圭角乃以當大任而無恐懼者其功
只在集義集義之事亹亹日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
湯何怕猛火熾然塞乎天地須窮時索與他窮須困時索
與他困乃至須死時亦索與他死方得培壅此羞惡之心

與氣配而成其浩然此火之有武而無文者也行一不義
殺一不辜則得天下而不爲非其義也非其道也則一介
不取一介不與恰緊適稍飢食豆羹與萬鍾之粟無不從
羞惡之心上打過乃以長養此氣而成其浩然則又火之
有武而無文者也今云火猛則丹走其將一半挲住一半
放鬆過肉三片過酒三杯且教渾俗和光而可乎哉黃四
如者豈以爲然特其茫然不知何者爲養氣何者爲勿正
無助長黑撞著便與他比方兩句恰得此村道士口頭內
丹語隨便胡鈔出來故曰鬼語也此勿正無助長是明白
分曉有可指證語與前義襲取氣爲有其言而必無其事

者不同孟子固曰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須於此看出天下之人是如何助長蓋盡人之情自非奴隸傭保之不堪者與夫巨奸極險之夫以陰柔而濟其惡則雖無志可持之人亦未嘗不以其氣而求勝於物而當其求勝之時則皆有不懼之心若此者何也氣之至大至剛者人所共有而與性俱生者也乃又唯暴戾凶狠之人則不論曲直而槩施其血氣之勇若其較爲自好之士者固且以義自居而折人之不義矣乃方其以義自居則亦用其羞惡之心以爲制不可謂不芸苗矣而所守之義不過刻苦以自樹立於一日遂恃此以爲可以折人之具而無所惴以任

其非所任而敵其非所敵此宋人所謂今日病矣亦未可謂爲之不力也而所任非所堪所敵非所勝根本不固而枝葉徒弊則果有千駟萬鍾以誘之得生失死以脅之而義力未厚氣焰徒浮將有摧撓屈折一挫而不能更振者矣此助長者之無益而反害乎氣也抑或見義思爲而無久大之志立一近小之規以爲吾之所能乎義如此而苟善是是亦足以求伸於天下矣如戴盈之所謂請損之者則其義易成而其氣亦易振以刻期而見功此所謂正也夫欲去二者之病則亦唯一倍精嚴規恢廣大於其羞惡之本心擴而充之如火始然愈昌愈熾更無回互更無貶

損方得無任不勝無難可畏而以成其氣盛大流行之用若畏火之太猛從而緩之又從而伏之一日暴而十日寒亦終身於首鼠之域而已矣斯唯異端之欲抑其氣爲嬰兒者則然故曰爲善無近名(文火帶武)爲惡無近刑(武火帶文)以迓於知雄(常在雌中三十年)守雌(伏火)之說道其緒餘以爲養生則於取與翕闢之際不即不離而偷其視息若聖賢之學無論經大經立大本雲行雨施直內方外者壁立萬仞即其所天永命以保其生者亦所其無逸而憂勤惕厲以絕伐性戕生之害又奚火之必伏而文武兼用者乎在四如木不知而妄青稱鬼話以欺人亦非果有得於異端之教乃讀

者不察或反屈　誣孟子以證彼內義之邪說則其害大矣若此類愿讀大全而深有慨焉者也

勿助長原不與告子對治集註語自未審告子只是不芸苗以氣爲無益而舍之故勿求於氣緣他錯認苗爲稂莠謂其不可以充食故遂不芸且不芸矣又何助長之有前段告子未嘗知義二句已辨盡告子之短必有事焉四句孟子自言其集義養氣之功不復與告子相比擬前段集註行一事偶合於義云云正好在此處作註集義養氣卻不是拚一日之病須終歲勤動方得有力田之秋若如齊桓之定王世子晉文之伐原示信陳仲子之與之齊國而

不受以一日之勞表一日之義遂鼓其氣以陵天下而不顧本根之拔此則助長者也告子御不喫者茶飯方且疑孟子之爲助長而彼豈其然

諸儒之失在錯看一養字將作馴服調御說故其下流遂有如黃四如伏火之誕者孟子之所謂養乃長養之謂也直到北宮黝恁般猛烈亦謂之養豈馴服調御之謂乎孟子於此看得吾身之有心有氣無非天理故後篇言養心而曰無物不長直教他萌蘖發達依舊得牛山之木參天此言養氣只是以義生發此不餒不慊之氣盛大流行塞乎天地之閒而無所屈異端則不然將此心作獼猴相似

唯恐其拘桎之不衛而於氣也則尤以爲害苗之草摧殘之而唯恐其不消莊子木雞爲山水牯皆此而已古人卽在閨和鸞聽佩玉時亦不作此蚰蜒倒縮氣象森森栗栗中正有雷雨之動滿盈在內故曰立於禮立字中便有泰山巖巖意後人不察夾雜佛老遂有靜養氣之說極爲害事聖賢靜而存養乃存養此仁義之心於靜中雖靜不息豈撣機息牙暴害其氣而使不能動如三日新婦婉婉作閨態耶

願學孔子一段自宰我子貢善爲說辭起孟子但從大架步說卻未顯出示人集註語錄亦未爲發明雙峰謂孟子章句長須看

教前後血脈貫通如此願學孔子一語乃通章要領若於前後貫通有疑則不但文義雙躓而聖學喫緊處亦終湮晦令學者無入手處夫願學孔子則必有以學之矣孟子曰可以仕則仕云云孔子也然則將於此而學之耶乃此四者則何易學也仕止久速之可者初無定可而孔子之則仕則止則久則速也自其義精仁熟繇誠達幾繇幾入神之妙倘無其聖功而徒髣髴其化則亦王莽之學周公矣夫化繇德顯德自學成孔子曰下學而上達達者自然順序之通也達不可學而學乃以達孔子且然而況學孔子者乎既明夫非於仕止久速而學之則將曰知言養氣

其學孔子者也此固然矣然其云養氣者集義是也夫集
義而氣以不餒則至大至剛無所貶撓而兩間之事皆足
以任之孔子固然而伯夷伊尹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
天下而不爲君百里之地而足以有天下其氣之配道義
以終無餒者夫豈有讓哉而孟子又何以畧二子而獨學
孔子也故養氣者聖功也抑聖者之所同也非孔子之所
以異也今但從末一段文字原委看來跌入子貢問聖一
段孔子自言處則孟子之所以學孔子者固可考矣公孫
丑夫子既聖一問先以辭命未能發端則其疑孟子之聖
也固在聖人復起之所不易而子貢信夫子之聖也以學

不厭而教不倦爲仁知之大用卽此觀之則可直詞以決之曰養氣者夷尹孔子之所同也知言者孔子之所以異也學孔子者知言而以養其氣也先儒謂知言養氣二者合一又云告子外義故不知言是則孟子唯能見義於內故於天下之言無所求而不得而浩然之氣日生夫其見義於內者豈斤斤之明足以察之哉以無私之仁體藏密之知故自驗其性之善而灼然見義之至足於吾心乃其所繇以致此者則唯不厭不倦以爲學教而卽物窮理以豁然貫通於吾心之全體大用者也（全體大用卽義）此卽大學之格物致知以知至善而止者也繇其知之大則明則爲知言

繇其行之造極則爲養氣義無不集故造極行造其極則聖矣夷尹之所以皆得爲聖也尹之格于皇天夷之風起百世者氣之盛大流行塞乎兩間者也乃繇其行之已至則得天下而不爲因有所不可矣若百里而有天下則抑有所可矣若夫隨可而可不但有其必可斯豈特行足以造之而氣足以任之哉孟子曰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力者義無不集而氣足以舉其任也巧者盡心知性而耳順乎天下之理是非得失判然冰釋而無纖芥之疑也是知孔子之獨至非三子之所得同者在知言而孔子之所以聲入心通無疑於天下之理而爲

萬事萬物之權衡以時措而咸宜者一其下學上達者之條理遂成也學不厭教不倦下學之功也乃即此以學而即此以達則唯盡吾性之善充吾心之義而無不達矣故其爲學始於格物致知而要於明德之明孟子謂萬物皆備於我矣則物之所自格者即吾德之本明者也以盡吾心皆備之物而天下之是非得失無不待我以爲權衡此孔子所謂可與權者養其氣則可與立知言乃可與權乃以應夫仕止久速之幾如日月之明容光必照而廓然其無疑矣若夷與尹非其知之不真也知其所至而未極乎物之所至則至其所知而或未中乎幾之莫知其不能從容於仕止久速命

一無滯之義也亦極其所極而未達乎無用不極之妙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事始於精義則下學皆有可學之資化極於窮神則雖夷與尹不足以議其上達之妙然則孟子之所以學孔子者一言以蔽之曰知言而已矣乃微其詞而不直以告丑者則緣此之為學事甚易而幾甚微達者自可得之於無行不與之中而苟標此以為宗將使愚者不察苟求之外而遺吾本明之德則且玩物喪志以終身於罔殆之中乃以前段所答知言之問但就齊卿相所知之言顯其救時之大用而未著夫知言之全體與其所自知言之本原故於此復申言其

從人之事在學誨之中而推致其權度之精則有時中之妙蓋七篇本孟子所自作故問答之際一合一離一微一顯一偏一全經緯成文而大義微言交相引伸使知者自得之引而不發躍如也亦於此信矣

不忍人忍字誤作必有忍忍字一例看極爲害理雙峰忍不住之說其謬甚矣忍字从刃从心只是割棄下不顧之意朱子於此已說得分明事親從兄是從順處見惻隱羞惡是因逆而見觀下稱孺子入井則知之若無入井之事但見一孺子便痛惜憐愛忍禁不住特與俱靡則亦婦人之仁耳此章言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其云先

乇者湯武是也人之將於水火者爲勢已逆而我始拯法立制以拯之也若承治之主便無可動其惻隱者則又如下篇所云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但無害之而已足矣君子之於民也當其順則無欲害之而止當其逆則有不忍之之心非仁之有二心也仁術之因乎物者自不同也若云惻隱之心從中發出便忍不住則當云不忍惻隱之心而何以云不忍人此處喫緊在一人字言人則本爲一氣痛癢相關之情自見朱子云見一蟻子豈無此心語自有病理一分殊昭然自别於吾心不可能統帶說均是人矣則雖有貴賤親疎之别而情自相喩性自

相函所以遇其不得恰好處割舍下將作犬馬土芥般看不得此求之人之天良固自炯炯不昧非徒有言說而不能喻於心也浸令蟻子瀕危則又較犬馬差一格而況於人乎至若忍禁之忍自以能忍爲得若忍不住自是不好事忍者情欲發而禁之毋發須有力持之事焉若人之不仁則直是喪其本心豈有惻隱之心發於中而用力以禁其不發者哉苟其爲仁義之心雖至愚不肖旣有之亦必聽之特不能發之而未有忍之者也且云不忍人之政亦豈先王之有此政也技癢不禁而急於自見也乎甚哉饒氏之以小言破道將率率夫人樂用其婦人之仁小丈夫

之悴悴而有餘矣
集註全體此心四字恰與端字對說孟子之學大旨把內外精粗看作一致故曰萬物皆備於我萬物皆備於我萬事皆備於心也心之發端則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到全體上卻一部全禮樂刑政在內只緣仁義禮知之德彌綸兩間或順或逆莫不左右而逢原也雙峰云斯猶卽也若下得卽字便不當下斯字卽字雖疾速然有彼此相躡之意如人言行一步卽行第二步第一步之中無第二步但行一步亦自可止不必定行第二步特行之疾者不止而加進遂相因以卽有耳此言斯有則不然須爲之釋曰斯

卽此也方得恰合卽此不忍人之心便有不忍人之政在內非有待也如齊宣之易牛孟子許之爲仁術仁心也術政也不忍殺牛之心自有此全牛之術非旣有此心又有此術也先王固不無學問思辨之事存養省察之功然俱於事未至前之先務求吾心之全體大用而全體之非待有其心後卻方講求其事以爲心樹枝葉說卽字雖疾速以貨求之則終成蹈蹊識得孟子本領自然不作此支向納交要譽惡聲便說是人欲之私亦不得上蔡之說太高者高過則無貨矣孟子之意特以此三者之心原不與乍見孺子入井時相應故所感値其所通惻隱之心生而三

者之心不生也乃其必言非此三者則以如救孺子則須有此三種利益因其功之所必收而非作見之頃有心則待而得耳若以此此爲人欲之私則子貢贖人而卻其貲孔子不應非之且不救人之聲惡聲也惡聲可惡而惡之又豈非羞惡之心乎上蔡之意若將以此分王霸之誠僞然霸者之疵乃在覽著未有之事以濟仁義若伐原示信到底無益有損若其覿面相遇發不及慮之時亦未便起功利之想不然則豈桓文之心求一念如悠悠行路之人作見孺子入井時而不得耶雲峰云稍涉安排商量便非本心則尤陷溺異端而大違聖教矣孟子到底也須說個擴

充擴充之功乃以會通四端而經緯萬善究莫非天理之固然且如乍見孺子將入於井便有怵惕惻隱之心及到少間問知此孺子之父母欲與我有不共戴天之讐則救之爲逆不救爲順卽此豈不須商量而孔子所謂可逝也不可陷也又豈不安頓自身而排遣得所乎惻隱之心元與羞惡辭讓是非同條互用那得只任此一念一直做去更無回顧且此章言不忍人之心裏面便有不忍人之政則先王所以定上下之交承夙夜之興遠不仁之聲者鴻名大業俱在裏許若只許直用不許商量安排則只消此心已足而何以又云有政耶聖賢帝王之學元無孤孤另

另作一條白練去之理不用商量者釋氏之所謂驀直去不用安排者又莊子之唾餘耳故曰雲峰之說陷溺異端而大違聖教也

朱子動處發出一段文字有一部全易在內易說大哉乾元萬物資始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又云復其見天地之心只是此理動便是陽靜便是陰從其質而言之則爲陰陽從陰陽之所自生者而言之則只是動靜陰在天地也未便是不好底動以出靜以納出者所以虛而受納納者所以實而給出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然到生物之化上則動者生也靜者殺也仁不仁亦遂以分矣聖人官天府

地自知擇而用之所以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須作兩項說立天下之大本則須兼動靜而致功合陰陽以成能喜怒哀樂未發處必肖天地之動靜無端納以實而善其出若其知天地之化育則只在動處體會以動者生而靜者殺也又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與義卻俱在動處發見從動中又分此兩支仁動之靜也義動之動也義雖以配肅殺然其殺也亦羞惡極至之用非與天地之無所羞惡而殺者同故殺人刑人而不因於己所甚羞與所大惡則必殘忍凶酷之徒矣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只是動而不已而動者必因於物之感故易言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卽此是天地之心所謂一陽來復數點梅花者是已樂
記以感而遂通爲性之欲便大差謬所以他後面說物至
知知一段直入異端窟臼裏去聖賢以體天知化居德行
仁只在一動字上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不相一而疑
相礙者合之於動則四德同功矣且如此章上言內交要
譽惡聲在乍見孺子入井時用他不著若靜中豈無此三
者亦豈遽成大過只爲動處不與此事相應則人固有之
心便不向那邊動若本非所動而强爲之則是霸者之假
仁若恰好當機而動便儘商量其宜安排得當正以盡此
心之大用故卽納交要譽惡聲之心遇彼恰好用著處亦

卽以從彼動者爲正而怵惕惻隱之心在彼又爲不相交涉此中內外感通良心各見處只在當念自喻不可懸揣與判王霸之分若見大賓時內交之心從中而發便是禮之端不避之辭思以避之便是義之端畏鄉黨之清議而思得盛名便是智之端（此雖要字有病惡字自無病）唯孺子入井之時非彼三者之動幾故孟子別言之雖在人欲横流之人亦未有從彼發者天地自然之理與吾心固有之性符合相迎則動幾自應此天地聖人之所不能違而一切商量安排皆從此而善其用故君子之致其功者唯愼諸此之爲兢兢也

心統性情統字只作兼字看其不言兼而言統者性情有先後之序而非並立者也實則所云統者自其函受而言若說個主字則是性情顯而心藏矣此又不成義理性自是心之主心但爲情之主心不能主性也乃孟子此言四端則又在發處觀心繇情以知性繇端以知本之說蔡西山竟將端字作尾字看固是十分膽識但就衆人全體隱附微有此心言之則爲尾若先王全體此心則如火炎崑岡水決金堤通梢一致更無首尾矣抑此但可云從情上說心統性在內卻不可竟將四者爲情情自是喜怒哀樂人心也此四端者道心也道心終不離人心而別出故可於情

說心而其體已異則不可竟謂之情若張子所謂心統性情者則又槩言心而非可用釋此心字此所言心乃自性情相介之幾上說集註引此則以明心統性情故性之於情上見者亦得謂之心也心統性情自其函受而言也此於性之發見乘情而出者言心則謂性在心而性爲體心爲用也仁義禮智體四端用要此四者之心是性上發生有力底乃以與情相近故介乎情而發惻隱近哀辭讓近喜羞惡是非近怒性本於天而無爲心位於人而有權是以謂之心而不謂之性若以情言則爲情之貞而作喜怒哀樂之節四端是情上半截爲性之尾喜怒哀樂是情下半截情純用事者也情又從此心上發生而或與之爲終始

或與之爲擴充擴充則情皆中節或背而他出以淫濫無節者有之矣故不得竟謂之情必云情上之道心斯以義協而無毫髮之差爾

小註云仁義禮智本體自無形影本字有病只將他發動處看此爲人皆有之而言也若君子之靜而存動而省功深理熟天理來復者則不然仁義禮智自森森地於動於靜皆不昧於此中循之有實發之有據故曰反身而誠豈但有形影而已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一倍篤實光輝皆无妄者孟子只且如此指出不獲已爲已放其心者言耳不然則爲聖賢者亦但從端緒上尋求舍其固有而

與寡婦爭遺秉滯穗之利那得充滿周徧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來擴充四端以幾乎四海之保已是武煞費力所謂再回頭是百年人也人有四端猶其有四體其有四德猶其有此心恩下人但知有四體不知有心故且與如是作喻

不能擴充只爲不知知字上有工夫固是然此知上工夫須辨別在不可錯云識得此心便大事了畢知字連下皆擴而充之五字一氣知者知擴而知充也强恕而行知擴者也反身而誠知充者也擴充之中便有全部不忍人之政在內大用無非全體須一一揀別令與此四端相應相

成大學之所謂致知正此是也若在長養四端令恒不昧上做工夫則須用戒欺求慊之實學不僅用知知有此心便大段休去此釋氏之邪說只一發心功德便不可量乃以賤名教戕生理而皆不恤嗚呼重言知而無實其爲害之烈可勝道哉

矢人豈不仁於函人一章雖雙峰爲得之慶源西山只在心上說卻不顧下文不仁不智一段亦且不顧矢函巫匠兩喻矢人匠人之心與巫函同所以不同者術而已矣上章與此章共是一意上章就高遠處說先王所以平治天下之理此章就卑近處說爲諸侯見役者發動其恥心然

大要都在仁術上著意擴而充之者盡心所本有之術也
如乍見孺子入井時旣有怵惕惻隱之心則其所以救之
者不遺餘力可知已先王於心見全體則術自無不得其
宜以心之固有夫術也若矢人之心無異函人而卒至以
傷人爲心者術亦能易心也心有其術則上智者當盡其
心以行其政術能易心則下愚者當正其術以養其心故
云擇云莫之禦皆爲術言也若心則固有之而無待於擇
藏之於己亦何有於禦不禦哉心術元爲一貫而心外無
術故可盡心以廣其術亦可因術以善其心畏罪而遷仁
者何望其見術於心哉且範圍其心於術之中而不習於

惡則亦可以保其國家而免於恥矣集註仁道之大四字
須著眼在一道字上

公孫丑下篇

齊王之召孟子過只在召上若以託疾爲不誠則使齊王
更不託疾直使人來召其侮嫚更何以堪託疾則亦若知
其不可召而屈於自尊自安之私意不能勉於下賢故情
雖不至而其禮貌之間猶有可觀其遣醫問疾亦然此皆
禮貌未衰處所以孟子猶與周旋而託景丑以進其誨不
然則抑去之雖恐不速矣朱子云未論託疾意自斬截又
云託疾又不誠未免蛇足以王之託疾爲不誠則孟子之

託疾亦不誠矣以不誠報不誠狙詐相高而内喪己又何以爲孟子世儒佞誤看一誠字將作直情徑行解其亂德非小誠實也至也有其實而用之至也故質誠也文亦誠也質之誠天道也以天治人者也文之誠人道也以人盡天者也若不盡其實而但一直無偽以爲誠則謂之直而不謂之誠且抑證父攘羊之直並不得謂之直矣自四先生而外後儒多不識得誠字此是天理撲滿處經緯咸備變通不爽豈得以喬野鶩紋直情徑行之夷行當之

聞召則赴自是臣禮豈遂爲僕妾之敬如南軒之所云又豈但爲敬之以貌如慶源之所云者雖當戰國時上無適

主下無道臣士之仕者恆舍其父母之國而他游故有此客卿之禮與本國之臣不同亦仕局之一變也業已不得不爲客卿則雖道以自尊而後顯其出以道也若以臣自處則是其游以祿也故君臣之義不容輕定故曰學焉而後臣之信其道之必行而後正君臣之分則道重而祿輕乃游士之失守者雖恐不得爲臣而遂定臣禮於是晨秦暮楚無國而不爲臣無君而非其君此與失節之婦盡人可夫者無以異則不但毀道輕身而君臣之倫亦喪孟子所爭在臣不臣而不在召不召與孔子之仕於魯不同孔子雖已臣於魯故雖告老之餘欲討陳恆則沐浴而請安

在其有謀之必就也孟子之志故欲齊之王天下而已爲之佐當斯時齊宣尚未成爲王者則與劉先主以左將軍見諸葛時同迨先主已稱帝於蜀而亮爲之相則居然臣主召之亦無不可矣從而後臣之四字求端的便知若爲臣則無不可召之禮而聞召則赴者非僕妾非貌敬也未有處謂齊王處置者百鎰之金不得處置不得而餽之乃齊王又豈無以處此哉其處之者謂以貨取孟子也乃處將百鎰而徒生賢者不屑之心則齊王仍無以處之矣此處字若從孟子說則是取舍之權因乎物矣朱張二子之說皆於心上見義深得孟子義內之旨南軒云當受不

受亦是爲物所動何則以其蔽於物而見物之大抉出小丈夫病根而顯君子之大眞探本之言也陳仲子把者一鵞之義大於母兄便是他逆天理處乃其所以然者於物見義而不於心見義也於物見義則瑣屑向物上料理忒把者飲食貨賄看得十分鄭重孟子推其用心之小而知其簞食豆羹之必見於色則當取而不取者其必有當舍而不舍者矣不知求義於內故也慶源云學者觀此亦可知所予矣看義亦得通透不知所予之病亦緣於貨見重於貨見重則吾心之義無權要之亦爲物蔽故不當與而與以示恩亦必當與不與而成吝矣所謂簞食豆羹見於

色也君子以官天府地則兩閒之物皆以供吾心宰制之用豈於彼而見輕重厚薄之等哉

小註謂孟子若探沈同之欲伐燕而預設辭以拒之便是猜防險陂使然則為君子者必如夢囈答人不相登對而後可陳賈以周公之事問孟子卽逆折其文過之心又豈不為猜防險陂之尤耶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君子固不可逆億夫詐不信而何得不先覺且沈同之問固未挾詐不信而來而昌言可伐則亦覺所已覺而非先覺矣此猶不覺豈不聦矣齊燕本接跡之邦伐國非一日之事計其偵之於境謀之於廷治兵轉餉亦必見之行

事矣則非但情之可探而已爲形之可見況同至前而問伐燕豈爲他人問哉戰國之時時王皆齊類也如謂燕可伐而齊不可伐燕則又豈三晉秦楚之獨可伐也盡當時之侯王無可伐者而孟子乃云可伐將待諸數百年後有王者起而後伐之耶尤彼之說雖漢高卽起而亦不可伐孑之之裔至今存可矣旣無有可勝伐之之任者則是不可伐也若烏頭以人不可食之故遂謂之不可食然則孟子所謂可者非卽齊之無不可哉孟子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天吏命於天者也天無諄諄之命自民視聽而已矣簞食壺漿以迎之誅君弔民而綏之則卽此而已爲天吏

矣然則天吏亦唯人所爲而何獨齊之不可爲天吏也以燕伐燕亦就水火之亦運者言之耳齊之君臣不聽命於孟子一任諸臣章沈同之流恣兵威而不知戢故孟子見其不可勸若就孟子而謀之戒飭將士禁殺掠於師入之日而預爲條畫虐政之當除者以除之於旣伐之後則勸齊伐燕自協孟子之素志而何不可哉其曰何爲勸之者鄙其不足與有爲而不任爲之謀也龜山云何不可之有亦謂齊可也齊旣可伐則直應之曰可彼此心目之間了然其作一伐燕之計而又奚俟逆探其情耶但龜山謂或人歸咎孟子則失之或人之問在齊初得燕之時而不在

燕人復畔之後本文以齊人伐燕冠其上於義自明或人心駭於五旬之舉而健羨夫俘掠之功故以勸伐得計歸功孟子乃孟子以其殺掠之淫深惡而痛惜之則曰此不足爲天吏者我固不願爲之謀也激詞也如必謂齊之素行不足以爲湯武而不奉命於避債無地之赧周爲不可以興師是暴君污吏當同昏之世幸湯武之不作一恣其虐民而人莫敢問矣聖賢待人只是教他立地做去更不追咎其既往孟子且以好貨好色之心爲可以王而何況伐有罪之燕春秋序齊桓之績許楚子以討陳恰是此理湯之征葛固不奉命於桀周命已訖義不得如曹操之挾

屏主爲名以制天下故孟子爲齊策燕者四而無一不言當伐借以王命爲嫌則專封之罪重於專伐置君而去又豈諸侯之所得爲乎聖賢言語句句是理句句是事纔說可伐則卽有伐之者若但言燕有可伐之理而實無可行伐燕之事者夢中影中幻出一天吏乃似思量彌勒佛下生一般則其愚騃狂誕可勝道哉

龜山謂或人歸咎孟子當緣誤讀彼然而伐之一句於然字一讀爲孟子自辨之詞燕人畔王且曰吾甚慙於孟子則齊之君臣固自知其不能聽孟子之言矣孟子之答沈同也辭雖未盡而緣慙於孟子言之則所以伐燕而定燕

者必嘗爲王言矣孟子言之而王不聽若或人無知更以伐燕爲孟子咎此乃門外漢趁口胡哄孟子復屑屑然曲自辨其不然豈不鄙哉其云彼然而伐之者然而二字作一氣讀不當於然字斷句將作然否之然訓古人用然而字往往有此例如春秋傳云然而甲起於宮中然而者猶言於是也孟子云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然而者此時如是也此言彼然而伐之者謂彼於是時遂往伐燕不復求所以伐之之道也其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則言齊若能爲天吏則可伐之也如謂沈同以孟子之言爲然而伐之則考之當時沈同未嘗執齊之政伐燕之役尸其事者爲

匡章且沈同之問不奉王命而以其私問安得據此私議之一言而遽興舉國之師藉令孟子閒居片語同以告王而王即爲興大役則王之信孟子百倍於湯尹桓仲之交而孟子之志久行於齊矣故齊之伐燕不因孟子之言夫人而知之齊不因孟子而伐燕孟子乃自以爲然吾言而伐之妄自居功妄自引咎而又屑屑然辨之鄉黨自好者之所不爲矣故讀古人文字當求語助變通之例不可執腐儒之乎者也之死法以拘文而破義

孟子拒齊王萬鍾一段文字最難看無端說箇子叔疑又無端說箇賤丈夫又無端說到征商去與齊王授室爲師

語意全不登對集註云又有難顯言者慶源云顯言之則訐揚齊王之失此固然矣乃必知孟子所以去齊之故而後可以得其不欲顯言之實孟子曰王猶足用爲善是非諫不行言不聽之比矣王旣可用爲善而終於不可用者何也孟子嘗言之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吾退而寒之者至是孟子之所以終不能用王也而寒王者誰也王驩之徒雖爲佞幸乃觀其欲微孟子之一言而借輔行以自重則其不敢顯排孟子於王前以爭寒暴之勢也明矣其能以邪說寒王而使王不聽孟子者則所謂登龍斷之賤丈夫也踞人國而樹子弟得位則爲客卿以持國是失位則寄

館於人國受其養而遙持其權以賓師友士爲名而賓府其利齊王浮慕好士之名而籠絡此輩以爲招致游談之囮是以稷下之客羣居飽食行小慧攻淫辭以詆毀聖賢破壞王道爲己事乃其言之辨而智之足以取人主則孟子所不能得之王而彼能得之於王也以其時度其人齊蓋繁有之而無如湻于髡之爲尤觀其稱權禮責名實以詘孟子而激之去蓋已不遺餘力矣而寒暑之勢必不兩立彼之必欲排孟子也固然而孟子以踰尊踰親責王之不慎則使得大用於齊若此流者其尙能飽食羣居於齊之中國乎唯如髡者固孟子之所深惡而賤之者也亦使

人君自此而輕士與賤丈夫之罔征商之禍者均也乃王
昏不知且欲以晃輩之禮待孟子時陳二子目移於陋習
而不知其不可將使齊之君臣視孟子之與晃曾無差別
聽其一彼一此或進或退互相辨難以資談笑則固齊之
君臣狂迷不察而實若晃者流辱人賤行有以致之乃孟
子既已摘發其可賤可惡之實而終不顯言之則以其人
猥不足道而無徒增其侮嫚其折晃者曰君子之所爲衆
人固不識所不屑置之口舌者久矣
魯繆公之有人於子思之側繆公使之也齊之待孟子不
及子思自王之過與留行者何與孟子以責客之絕長者

此微辭也其時齊王既不遣人留行則固已不及子思矣客當亟見於王道孟子所以去之故與其可以留之幾然後奉王命而來則初不妨以泄柳申詳之事行之待王之悔悟而使之追留然後可以繆公待子思之禮爲之文焉乃自孟子自言之則亦惟曰不及子思足矣若意中所有泄柳申詳安身於魯之一法則固嫌於自辱而不可見之言也故當客初入見之時隱几不應以使彼自得其意則必思所以進諫於王而調護之乃此客者雖有敬愛挐留之忱而朴鈍已甚孟子閔其齋宿之虔故不得已爲言留賢之道當爭之於君而不宜先勸其委曲此魯人所以能

使繆公安泄柳申詳而不俾泄柳申詳之自求安以召辱
蓋自此言一出則其人雖退而告王因銜命來留而孟子
愈不可留矣至是已無所復望於客矣乃其復爾云者
特教客以留賢事長之禮而已而要必不可曰不及泄柳
申詳則以事關進退之大節故教人雖務詳明而終不可
以失己如其不悟亦無如之何也知此則不宜於子思申
泄橫分高下而但於繆公待賢之禮分次第王業不能如
繆公之於子思不得已而抑思其次耳倪氏次焉而齊之
羣臣一段甚爲得之又云泄柳申詳之事姑引以言齊之
無賢臣則猶未達孟子告客之意

滕文公上篇

程子云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云云須看一故字乃謂天理之見於人心而發於言詞其已然之迹不昧於固然者如此非繇先言善吉是後言惡凶非而知性之善也言之先後只是人所撰之序非天也如何可以言而見性特云善惡吉凶是非須如此說方順口則亦莫非天理之不可揜耳程子且從此近而易見處說似不知性者使知人心安處便是天理其實性之善也則非可從言語上比擬度量底孟子之言性善除孟子胸中自然了得如此更不可尋影響推測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方解

性善此豈從言語證佐得者哉言語只是習邊事足以明道不足以顯性足以盡人道不足以著天道知此則苟非知性者而輕言性縱然撞合畢竟不親

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善在性先孟子言性善則善通性從若論其理則固然如此故朱子曰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離也乃易之爲言惟其繼之者善於是人成之而爲性成猶凝也孟子卻於性言善而即以善爲性則未免以繼之者爲性矣繼之者恐且喚作性不得乃於此則又有說孟子直將人之生理人之生氣人之生形人之生色一切都歸之於天只是天生人便喚作人便喚作人之

性其實則莫非天也故曰形色天性也說得直恁斬截程子將性分作兩截說只爲人之有惡豈無所自來故舉而歸之於氣稟孟子說性是天性程子說性是己性故氣稟亦得謂之性乃抑云性出於天才出於氣則又謂氣稟爲才而不謂之性矣天唯其大是以一陰一陽皆道而無不善氣稟唯小是以有偏天之命人與形俱始人之有氣稟則是將此氣稟凝著者性在內孟子所言與形始者也程子所言氣稟之所凝也易云成之者性語極通貫包括而其幾則甚微孟子重看成之者一之字將以屬天然卻沒煞繼之者善一層則未免偏言其所括而幾有未析也孟子

（英氣包衆不肯如此細碎分剖）程子重看一成字謂到成處方是性則於易言成之者即道成之即善成之其始終一貫處未得融浹氣稟之所凝者在有其區量有所忻合上生出不善來有區量有忻合則小小即或偏偏即或惡與形始之性以未有區量而無所忻合天只公共還他箇生人之理無心而成化唯此則固莫有大焉者矣氣稟之所凝者形而有者也形而有之性既有區量有忻合唯此則固小也程子之言氣稟雖有偏而要非不善則謂形而有者上通於無極小者非不可使大也（此終費一轉折）程子以氣稟屬之人若謂此氣稟者一受之成侀而莫能或易孟子以氣稟歸之天

故曰莫非命也終身而莫非命終身而莫非性也時時在在其成皆性時時任任其繼皆善蓋時時在在一陰一陽之莫非道也故孟子將此形形色色都恁看得瑤瓏在凡不善者皆非固不善也其為不善者則只是物交相引不相値而不審於出耳性然故好勇好貨好色即是天德王道之見端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苟其但緣物動而不繇性動則亦成其不善也孟子此處極看得徹盡從性動則為仁義禮智之見端但繇物動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且但成乎喜怒哀樂於是而不中節也亦不保矣然天所成之人而為性者則固但有元亨利貞以為仁義禮智而見

端於人者則唯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而已矣自形而上以徹乎形而下莫非性也莫非命也則亦莫非天也但以其天者著之則無不善以物之交者興發其動則不善也故物之不能蔽不能引則氣稟雖偏偏亦何莫非正哉或全而該或偏而至該者善之廣大至者善之精微廣大之可以盡於精微與精微之可以致夫廣大則何殊耶雖極世之所指以爲惡者如好色好貨發之正則無不善發之不正則無有善發之正者果發其所存也性之情也發之不正則非有存而發也物之觸也自內生者善內生者天也天在己者也君子所性也雖君子自知其所有之性而以之爲性自外生

者不善外生者物來取而我不知也天所無也非己之所欲所爲也故好貨好色不足以爲不善貨色進前目淫不審而欲獵之斯不善也物搖氣而氣乃搖志則氣不守中而志不持氣此非氣之過也氣亦善也其所以善者氣亦天也孟子性善之旨盡於此矣蓋孟子卽於形而下處見形而上之理則形色皆靈全乎天道之誠而不善者在形色之外程子以形而下之器爲載道之具若杯之盛水杯有方圓而水有異象乃以實求之則孟子之言較合於前聖之旨蓋使氣稟若杯性若水則判然兩物而不相知唯器則一成不改而性終託於虛而未有質也易又何以云

成之者性哉唯物欲之交或淺或深不但聖狂之迴異即在衆人等夷之中亦有不同者則不得謂繇中發者之皆一致然孔子固曰習相遠也人之無感而思不善者亦必非其所未習者也如從未食河豚人終不思食河豚而習者亦以外物為習也習於外而生於中故曰習與性成此後天之性所以有不善故言氣稟不如言後天之得也後天謂形生神發之後感於天化而得者後天之性亦何得有不善習與性成之謂也先天之性天成之後天之性習成之也乃習之所以能成乎不善者物也夫物亦何不善之有哉如人不淫美色不能冶之淫取物而後受其

蔽此程子之所以歸咎於氣稟也雖然氣稟亦何不善之有哉如公劉好貨太王好色亦是氣稟之偏然而不善之所從來必有所自起則在氣稟與物相授受之交也氣稟能往往非不善也物能來來非不善也而一往一來之閒有其地焉有其時焉化之相與往來者不能恒當其時與地於是而有不當之物物不當而往來者發不及收則不善生矣故六畫皆陽不害爲乾六畫皆陰不害爲坤乃至孤陽畸陰陵蹂雜亂而皆不害也其凶咎悔吝者位也乘乎不得已之動而所値之位不能合符而相與於正於是來者成蔽往者成逆而不善之習成矣業已成乎習則熏染以成固有雖莫

之感而私意私欲且發矣夫陰陽之位有定變合之幾無定豈非天哉惟其天而猝不與人之當位者相値是以得位而中乎道者鮮故聖人之乘天行地者知所取舍以應乎位其功大焉先天之動亦有得位有不得位者化之無心而莫齊也然得位則秀以靈而爲人矣不得位則禽獸草木有性無性之類蕃矣既爲人焉固無不得位而善者也後天之動有得位有不得位亦化之無心而莫齊也得位則物不害習而習不害性不得位則物以移習於惡而習以成性於不善矣此非吾形吾色之咎也亦非物形物色之咎也咎在吾之形色與物之形色往來相遇之幾也

天地無不善之物而物有不善之幾非相值之位則不善物亦非必有不善之幾吾之動幾有不善於物之幾吾之動幾亦非有不善之幾物之來幾與吾之往幾不相應以其正而不善之幾以成故唯聖人爲能知幾知幾則審位審位則內有以盡吾形吾色之才而外有以正物形物色之命因天地自然之化無不可以得吾心順受之正如是而後知天命之性無不善吾形色之性無不善卽吾取夫物而相習以成後天之性者亦無不善矣故曰性善也嗚呼微矣

未發時之怵惕惻隱與愛親敬長之心固性也乍見孺子時怵惕惻隱之動於心也亦莫非性也朱子曰少閒發出

來卽是未發底物事靜也只是這物事動也只是這物事此語極直截若情固繇性生乃已生則一合而一離如竹根生笋笋之與竹終各爲一物事特其相通相成而已又如父子父實生子而子之已長則禁抑他舉動致一一肖吾不得情之於性亦若是也則喜怒哀樂之與性一合一離者是也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但可以心言而不可謂之情以其與未發時之所存者只是一箇物事也性道心也情人心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道心也喜怒哀樂人心也其義詳尚書引義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可以爲善則亦可以爲不善也說見後篇唯其不能卽善故曰可以爲善

如固然其善則不待爲而抑不僅可矣若惻隱等心則卽此一念便是善不但可以爲善也性無爲也心有爲也無爲固善之性於有爲之心上發出此是滿腔仁義禮智之性在者裏見其錐末亦爲受囊故故西山以尾言端則已非萌芽之謂矣萌芽卽爭義若孟子言今人乍見而生其心者則爲不能存養者言爾若存心養性者一向此性不失則萬物皆備於我卽其未見孺子入井時愛雖無寄而愛之理充滿不忘那纔是性用事的體撰他寂然不動處者怵惕惻隱愛親敬長之心油然炯然與見孺子入井時不異非猶夫喜怒哀樂之情當未發時雖可以喜可以怒可以哀樂

而實無喜怒哀樂也發而始有未發則無者謂之情乃心之動幾與物相往來者雖統於心而與性無與卽其統於心者亦承性之流而相通相成然終如笋之於竹父之於子判然爲兩箇物事矣大抵不善之所自來於情始有而性則無孟子言情可以爲善者言情之中者可善其過不及者亦未嘗不可善以性固行於情之中也情以性爲幹則亦無不善離性而自爲情則可以爲不善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固未嘗不入於喜怒哀樂之中而相爲用而要非一也或人誤以情爲性故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今以怵惕惻隱爲情則又誤以性爲情知發皆中節

之和而不知未發之中也言中節則有節而中之非一物事矣性者節也中之者情也情中性也　曰繇性善故情善此一本萬殊之理也順也若曰以情之善知性之善則情固有或不善者亦將以知性之不善與此孟子所以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見端於心者言性而不於喜怒哀樂之中節者徵性也有中節者則有不中節者若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固全乎善而無有不善矣總以人之有性均也而或能知性或不能知性則異孟子自知其性故一言以蔽之曰善而以其知性者知天則性或疑異而天必同因以知天下之人性無不善而曰道一而已矣蓋以性知天者性即理也天一理也本無不可

合而知也若以情知性則性純乎天也情純乎人也時位異而撰不合矣又惡可合而知之哉故以怵惕惻隱之心爲情者自集註未審之說觀朱子語錄所以答或問者則固知其不然矣

須從喪禮經界上看得與性善義合方見當時之求小功小利者皆唯不盡其才而非能於道一之外別有道也極乎下愚不肯做出欺天滅理事也只是可爲而不爲可爲而不爲於是乎爲所不當爲不當爲者乃情上生的枝葉不擇其所當位者而妄與物相取也正經心上做的事不一直去直到物來待應時又不能不有所爲遂任情中之

枝葉不擇而妄取及一妄取而無所不為者終不能大有為矣且如三年之喪人心固有之愛裏面元有此節文但盡著吾性之愛不發怠惰便無不可行纔一有規避之心則恰好湊著者父兄百官為他引向不善之習去故雖大逆元惡如楚商臣者也只是不能勉盡其天性之愛以致開罪於君親遂相激而流於極下若果有窮凶奇惡在其性中也又以經界言之暴君汙吏也只是一慢字害事慢便是不能盡其性之所可盡者及至所當為者不盡則一切破阡陌厚稅斂底事順手順假便只管與物相取則亦情不動於正而又不容不動遂以動於非其位者而日趨

於汙暴也一不慢而君子野人各得其養則耳目口腹之必資於民者一萬民惟正之供而何有不善乎故天下則無有惡只不善便是惡猶然此君子猶然此野人猶然此野人之養君子配合得不當不自吾心之經緯儘力度量出的只物之易取者取之不厭把吾性之才理撇著全不用事而一任乎喜怒遂以爲暴君汙吏而有餘豈但其氣稟之偏於好貨者爲之哉不善已著而人見其可惡聲去便謂之惡暴君汙吏初無本領與天德王道分路並馳故曰夫道一而已矣言外之物內之性無一不善但交互處錯亂雜揉將善底物事做得不好爾須與猛力有才皆盡則

藥雖瞑眩無不瘳矣

陽虎倜然見得仁富之相反遂作此語其云不仁者言爲富者之必不求仁也其言不富者言爲仁之必不求富也自說得君子小人心術分明故孟子不以人廢言而舉之若云害仁害富則是仁者必貧而富者必暴雖云天理人欲不容並立乃可言人欲之害天理而終不可言天理之害人欲害人欲者則終非天理之極至也必云陽虎終身無一近理之語而言此者以戒爲富者之不當以仁害之虎雖匪人然其面詆齊侯而辭其祿則亦非區區爲守財虜者今有言皆悖則亦不成爲姦矣且此兩言之得元救

陽虎生平不得何必又從而文致之

朱子於論語註以通力合作計畝均收言徹於孟子註則以都鄙用助鄉遂用貢爲徹前後固無定論緣徹之爲法自孟子外別無可考兩者俱以意揣其然耳故朱子又云此亦不可詳知或但耕則通力而耕收則各得其畝亦未可知也乃使爲通力合作則公田私田之分有名無實而八家亦無固有之業說得來似好卻行不得諺所謂其船漏其馬瘦者雖三代之民恐亦不能免也若於其勤惰之不一者使田官以刑隨其後則爭訟日繁而俗益偷矣先王通人情酌中道以致久行遠應不宜爾徹田爲糧公劉

之詩也徹之名始於此公劉當夏之季葉而遷徙僅存勢不能違時王而創制乃夏用貢法而井田則始自黃帝公劉初得民以居而上下之等級未立辟草披荆不能盡同中國之法故野外國中或遵時王之貢法或用軒后之井田以順民而利導之傳至於周興因仍其遺制以通貢助之窮而合用之則此集註所云通也均也謂通貢助而使其法均也較論語註爲尤通

大抵井田之制不可考者甚多孟子亦說箇梗概耳如周禮言不易之田百畝一易之田二百畝再易之田三百畝則其廣狹不等溝澮涂徑如何能合井字之形故朱子云

恐終不能有定論至如袁氏以殷家一夫七十畝八家於八百畝之中以二百四十畝爲萊田則以遷就井形而不成塍田之或易或不易因乎地力若一槩以七熟三萊之法準之則下地之宜一易再易者名雖七十畝而實或五十畝或三十畝上地之不易者又無故而棄三十畝之腴土於不耕也想來黃帝作井田時偶於其畿內無一易再易之田區畫使成井形殷周以後雖其溝洫涂徑用此爲式若其授田之數則八家或授二井或授三井不必一井之必八夫矣至於七十百畝殷所以少而周所以多者須不可曉則或七十百畝者亦夫田賦稅之法而非果限

諸民也周既增殷三十畝則經界必須盡改其煩勞亦已
太甚而漸次推移則有棄其故壤而授田於百里之外者
得無有捐墳墓異鄉土之悲乎考諸考工記匠人治野之
事既常立一官以司之而執其功者取諸公旬三日之役
意者近或十年久或數十年有須改正者則爲之改作故
孟子言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慢者不脩理改正之謂也
其法想亦與今法十年大造黃冊推收過戶之制略同但
在井田則須加一番土功爾大要作一死井字看不得所
謂一夫百畝者蓋亦百畝一夫之謂從田立戶而非必因
戶制田也周禮考工及何休鄭元諸說亦只記其大略判

細微處又多齟齬更不可於其閒曲加算法遷就使合有所通則必有所泥古制已湮闕疑焉可矣

龍子想亦是孔子以後人觀其文辭自非西周以上人語林氏謂以言當時諸侯用貢法之弊甚爲得之若謂夏后氏之貢即有糞田不足稱貸而益之害則懸揣千年之上亦安知其有老稚轉死之慘而代之流涕以談耶以實求之助之異於貢者名也而實無異也孟子曰其實皆什一也以言其無異也尋常說助法用民之力而不取其財乃民之財何從而得之亦不過取諸其力而已矣可耕之時能耕之人通計只有此數以其九之一而治公田則於以

治私者必有所不及矣向令不用其力彼又豈不可以多得哉未見農民之有餘力暇晷而以唯上之用也變貢爲助只是做教好看故曰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質雖簡於文而較忠則已多曲折矣上之宜取於民義也其所取於民者爲其力之所獲又均也實同而爲著其名曰非有所取於爾也特借爾之力而已矣此殷道所以降於夏道之忠也君子野人之分自天顯民祇之大常更何用如此之回護耶唯於助法既壞之餘反而用貢以恕處人上不課勤惰不恤勞苦不辨凶豐之官吏而刻責於民則其爲害如此若貢法既壞之餘又從而改助其誣罔農民而以恣

農官之漁獵吏有不可言者矣總之法之旣壞且務與民指盤頓以求其安若人心已傚勢重難返而不揣其本區區辨法制之得失以驅疲民而數改之則其爲禍尤烈井田者軒轅氏之良法也歷久已弊而禹改爲貢家天下之大用莫有甚焉者矣殷周偶改之而諸侯不能率從故變助而貢有如龍子之所譏阡陌旣破古制已湮人心已革使復變而助其不爲王莽者幾何矣此論古者之不可不知也

不假耕以勢言不必耕以理言云獨可耕且爲與云是率天下而路也皆言勢之不假耕也不暇爲而爲之爲對治

則害於耕猶耕害於治天下也是勢之不暇者亦理之不可也云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云或勞心或勞力云云是天下之通義也皆言理之不必耕也不必自爲而後用之而非以厲農夫猶不妨以倉廩府庫自養而得人以仁天下爲則天以君天下之大德不得以百畝而分其憂也是理之不必耕者情義之不可耕也此孟子兩頭分破許行處讀者須與分曉集註云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乃承上轉入堯以不得舜一段線索慶源於後段亦云不暇耕則埋沒殺天下之通義也一段正理然則使其暇耕也遂將廢君道而滅尊卑之義哉後段言亦不用於耕謂

雖暇用而亦不用也與上言而暇耕乎雖欲耕得乎自出集註云放逸怠惰而或失之似於飽食煖衣四字斷何逸居連下而無教五字作何以文義求之非是逸居者卽所謂人得平土而居之也逸之爲言安也非放也放佚之佚从人从失此逸字自對勞而言上巢下窟禽獸偪人遷徙搆架驅避禽獸則居之不安人之得飽食煖衣者后稷樹藝之功得逸居者禹平水土益驅禽獸之功也此六字統結上文轉入無教去見衣之食之居之道各得矣而聖人之憂猶未已也不然則安逸以居豈便近於禽獸五品之教亦非必有大勞焉而禽獸之鄉蹈內步於榛樾之中者

亦非以其安逆故而不得同於人也

欲辨異端亦必知其立說之始末而後可以攻之許行之齊物齊市物之賈也莊子以齊物論名篇則謂物論之是非當任其自鳴於天地之閒而不足與較同異也物論二字一連讀齊字微斷慶源以莊許齊物為同旨則似生來不曾見莊子聽得說莊有此篇題謬猜作齊物之論豈不令莊子笑人地下雙峰說許行似老子亦錯許行微似墨者皆無君故然史遷所紀九家道家老莊也墨家墨翟禽滑釐也許行則所謂農家者流爾

夷子二本之旨註錄俱未看出朱子云何止二本蓋千萬

本也則旣不知墨而於孟子之言亦礙夫苟千萬其本則是散漫無本矣孟子胡不直斥之曰生物皆有本而夷子無本邪邪說之立亦必有所以立者若無會歸之地則亦不成其說墨之與儒公然對壘者數百年豈漫然哉天地之間有正道則必有邪徑以尋常流俗只是全不理會道理及至理會道理劈頭一層便得箇稍寬一步稍深一步見解苟異其昔日之醉夢無覺者遂不審而以為至極而喜其乍新利其易致遂相毆以從之此邪之與正自有教以來只是者箇窠臼與聖道亢衡而爭在漢以後為佛在漢以前為墨其實一也佛雖出於西夷而引伸文致之者

則中國之人士也墨衰而佛盛蓋移彼成此枝葉異而根柢同爾墨氏尚鬼而薄葬雖佛亦然此皆其見諸用者也若其持之以爲體者則二本是已聖人之道從太極順下至於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亦說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然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形而上之道與形而下之器莫非乾坤之道所成也天之乾與父之乾地之坤與母之坤其理一也雖其爲天之乾地之坤所成則固不得以吾形之所自生者非天然天之乾一父之乾地之坤一母之坤則固不得以吾性之所自成者非父母故西銘之言先儒於其順序而不逆相合而一貫者有以知夫橫渠之深有得

於一本之旨若纍之與佛則以性與形爲二矣性與形二者末之二也性受於無始形受於父母者本之二也以性爲貴以形爲賤則一末眞而一末妄末之眞者其本大而亦眞末之妄者其本寄託和合以生不足以大而亦妄性本於天人所同也亦物所同也人所同者兄之子猶鄰之子也物所同者則釋氏所謂萬物與我其命也故從其大本而眞者視之無所別也安得異愛親於愛人物也至於父母之使我有是形雖未嘗不爲之本乃一妄之與如漚之發而亦白和合與妄相吸因有此粉骷髏臭皮囊之身求我於分段生死之中則其本原以妄立而其末亦無非

妄矣若執妄末以區宇於妄本之所生（區宇說出楞嚴）橫據異同視鄰子不若兒子則是逐妄末以堅其妄本而喪其眞本也故生則愛之惟其性之存也死則棄之（墨薄葬佛荼毗）惟其形之賤也形本妄而銜限無餘故生不以形性恆存而生滅無異故死亦有覺故薄葬尚鬼之說立焉要其所謂二本者一性本天地也眞而大者也一形本父母也妄而小者也打破黑漆桶別有安身立命之地父母未生前原有本來面目則父母何親何況兒子而此朽骨腐肉直當與糞壤俱捐其說大都如此蓋惟不知形色之即天性而父母之即乾坤也形色即天性天性眞而形色亦不妄父母即

乾坤乾坤大而父母亦不小順而下之太極而兩儀兩儀而有乾道坤道乾坤道立而父母以生我則太極固爲大本而以遠則疎父母固亦乾道坤道之所成者而以近則親親近以達遠先親而後疎卽形而見性因心而得理此吾儒之所爲一本而萬殊也然唯盡性至命依中庸而行素位之君子然後能擇而守之而非彼乍出於利欲昏敝之中纔得脫灑便住下不進妄謂已得者之所能知也發其藏知其所據者如此墨佛之妄不訛而伏其辜矣惜乎先儒之欲詰盜而不獲其贓也徒懸坐之日千萬其本彼豈服哉

滕文公下篇

不智之罪小不勇之罪大此等語句纔有偏激處便早紊亂夫所謂不勇者自智者言之也若旣已不智矣更何處得勇來倘使其無知妄作晨更夕改胡亂撞去其流害於天下更不可言故罪莫大於不智而不勇者猶可矜雖曰攘一雞而不知其爲竊厚斂困農橫征困商而恬然不知其非義以此爲罪小而以損之以待來年者爲罪大則王雞之罪重於安史匡章之惡浮於商臣矣看聖賢文字而爲之下語須如天平兌過一銖黍也差不得故三達德之序曰知曰仁曰勇不知則更無仁不仁則勇非其勇故必

知及而後仁守若徒勇者則不必有仁聖賢已自示萬世以權衡矣何新安之不審而妄言也如云如不知其非義則已無足責矣既知而不速已則律以責備賢者之條其罪尤不容逭也斯乃折中之論

聖賢只做得人分上事人分上事便是己分上事也中庸言盡物之性也只是物之與人相干涉者索與他知明處當使其各可效於人者無不效而其不可亂夫人者無或亂也若天際孤鴻江干小草既不效於人而亦無能相亂須一刀割斷立個大界限毋使彼侵此陵失其人紀故孟子說天下之生集註爲顯之曰生謂生民也正與劃出界

限處其一治者人道治也其一亂者禽獸之道亂乎人道也後面說蛇龍鳥獸說沛澤多而禽獸至說虎豹犀象說亂臣賊子無父無君是禽獸也那一端不在者人禽上分辨殷周以上禽獸之亂人也傷人之生衰周之降禽獸之亂人也戕人之性傷人之生人猶得與禽獸均敵於死生之際戕人之性人且爲禽獸驅遣自相殘食而不悟也一章之大旨七篇之精義盡於此爾

兼夷狄驅猛獸是一時救亂之功咸以正無缺方是大治慶源此說極爲精密正德利用厚生無一之不備高明沈潛平康無一之或戾必若此而後可使夷狄禽獸之患不

中於中國盡驅飛廉滅五十國遠虎豹犀象者兼夷狄之已滑夏驅猛獸之已偪人者也而則刑敷政制禮作樂者以防微杜漸而遠狄行捐獸心以定生民之紀者也夏商二代承治千年賢聖之君作者岡非一也而其守堯舜之道者亦以漸遠而精意漸失於是非聖之人乘道之替而導其君以禽狄之樂為樂如色荒禽荒牛飲糜酒之類皆夷狄禽獸之樂心既與禽狄相亂則身自樂與禽狄相親以類相求以氣相召而夷亂華獸偪人矣自非力為滌除更改煥然一新其禮樂刑政以立人道之極而遠為之防則五十國滅而又有五十國者與前之虎豹犀象遠而後之虎豹犀象又進矣此一

片中原乾淨土天生此一類衣冠劒佩之人如何容得者般氣味來熏染故兼之驅之旣已廓清而尤不可使有缺之可乘使得踰短垣而相干成正無缺以啟後人爲之君師故成周之治數百年夷不亂夏獸不干人皆周公制作之功也

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非虛說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閒弑君三十六而遠國之不相通問者不與焉春秋旣成之後以迄乎秦弑父與君之事息矣秦人焚書而後胡亥死於趙高之手自漢以來春秋復傳至今千五百餘年弑君者惟王莽蕭道成蕭鸞朱溫數賊而已劉裕蕭衍郭威皆已

篡而後弒宮闈宮劉踰不無知而陷於惡其餘則夷狄也然猶不敢稱兵而手刃自非石晉安慶緒史懷義以夷種而爲盜賊未有弒父者也以戰國之糜爛瓦解而田和三晉之流敢於篡而終不敢弒以商鞅魏冉韓朋田嬰黄歇呂不韋之狙詐無君而今將之志伏不敢動故有妾婦之小人而無梟獍之大逆其視哀定以前挾目送之情懷杯羹之恨曾老畜之不若者已天淵矣朱子曰非說當時便一治只是存得箇治法則猶未知春秋之功如此其實也蓋當周之衰大夫世官而各擁都邑臣主分治莫有知其別者不知其別則直視弒君之與殺路人無以異雖以冉有季路之賢亦且視私室如

公家唯知弗擾佛肸之為叛而不知六卿三桓之義在當討則一切背公死黨之士樂為欒盈崔杼商臣衛輒用者方以義烈自許而遺恤其他乃先王封建親賢以君一國上奉天道下順民心故託之崇高而授之富貴豈與夫六卿三桓之流苟藉一時之權寵君予之祿而即以亢君者比乎故春秋一書正陪臣之不純乎為臣而略其叛大夫之責正諸侯大夫君臣之分而纂弒者必目言其惡乃使天下知君父之尊自天授之自王建之非但富役貧貴役賤如大夫陪臣之以勢合而相事使也自微春秋則富貴者役人貧賤者役於人喜則相事相役怒則相叛相殺人

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復何有哉春秋之德業與天地相終始者如此豈有其名而無其實但存治法於天下後世也耶

率獸食人人將相食集註作譬喻說看來孟子從大本大原上推出迥頭差一綫則其後之差遂相千萬里如羅盤走了字向一般立教之始纔帶些禽獸氣則習之所成其流無極天下之率獸食人者亦從此生來天下之人相食也亦從此生禍必見於行事非但喻也如但爲我則凡可以利己者更不論人但兼愛則禽獸與人亦又何別釋氏投崖飼虎也只是兼愛所誤而取人之食以食禽獸使民

餓死復何擇焉又其甚者則苟可爲我雖人亦可食苟視親疎人物了無分別則草木可食禽獸可食人亦可食矣楊朱墨翟他自是利欲淡泊枯槁底人故雖錯亂而不至於此乃教者習教愚賢教不肖者也開一箇門路說爲我兼愛是道拔一毛而不爲鄰之赤子猶兄之子從此流傳將去拔己一毛而利人不爲則亦將害人軀命利己而爲之親其鄰之子如兄之子則亦將漠視其兄子如鄰之子而兄子可同於鄰人人肉亦可同於獸肉矣聖賢之教雖使愚不肖者擇不精語不詳而下游之弊必不至如此唯其於人禽之界分得淸楚也率獸食人孟子時已自有此

暴行然楊墨之教近理者粗歲人者淺則其害止於率獸食人而未有人相食之事故曰將（春秋傳易子而食甚言之也猶云室如懸磬莊子稱盜跖膾人肝肉亦寓言而非實事）自後佛入中國其說彌近理而彌失眞直將人之與禽同作大海之漚更不許立計較分別故其言戒殺戒食肉者愈嚴而天下人之果於相食也亦因之而起自漢以後如黑山賊朱粲劉洪起之類啗人無異於菽麥以張睢陽之賢而亦不免矣悲夫孟子之言將相食者而果相食也則佛之爲害其慘矣哉蓋苟觀此臭皮囊爲赤白和合不淨之所成亦如糞壤之生蔬穀而父毋未生前則有本來面目則此泡之聚揑目之花熏成妄

立之肉骨筋骸而觸之烹之以聊塡我之飢瘠也亦何不可哉聖人不作闢之者無力人之日卽於禽而相殘也吾不知其所終矣

墨氏二本他到頭處也只說一本蓋以一本爲貞一本爲妄也釋氏當初立敎也是如此故有萬法歸一之說程子勘出華嚴三觀處華嚴當作楞嚴拿得眞贓矣但釋氏又儘會脫卸尖巧與朱子所云楊墨只硬恁地做者抑別故又有東蘆相交如藤倚樹之說妄旣不立貞亦不建所以有蕉心之喩直是無本乃抑於妄眞兩捨之外別尋箇尖穎處招故於萬法歸一之上又說箇一歸何處蓋二本之變爲歸

一端一之變爲無本無本之變又爲枯木頭上開花而瞿氏之巧極矣仔細思量好似說夢來他只管在針頭線尾上覓天地總爲那大化無心莫也有時如此在無用上見用然要之只是人思量不到見聞不及則人之所見爲無用者在大化元自有至誠不息洋洋發育之功卻向者悶㒧影裏翻來覆去尋消問息嗚呼則又何其愚也總爲他在蒼些伶伶俐俐處費盡氣力故把眼前忘了只自家一腔子惻隱羞惡卻教入狹邪處去天之所顯民之所祇底君臣父子卻看作土芥相似而窮極其情則但欲將眼前蕩瓔銷隕無餘討箇直截快儻路走許多做不徹處只一

味籠罩過更不做保則獸食人人相食之禍俱從根苗上
生出蘖芽逢鋪便發也哀哉
廉者廉隅之謂到迤邐不同處若囫圇去則便不成等級
只此是一個大界限須令分明人之大界限處則與禽獸
異者是也此處囫圇沒分曉便不成廉仲子惡能廉一句
是鐵斷案不能廉則已人而禽獸昆蟲之類矣充仲子之
操蚓而後可正是說他不廉賴他尚居於陵之室食妻之
粟稍與蚓別若並此刪除則愈與蚓無二乃仲子之尚能
隱忍而就此二者豈其志操之能然哉猶夫人之情猶夫
人之理不能逃耳若充其操則如釋氏之日中一食樹下

一宿乃可信不失身於盜跖而眞蚓矣孟子力辨仲子只爲人禽大界限正爭一廉字想來仲子一類人只是他氣稟受得淡泊枯槁便以此傲世而自賢使其氣稟稍濃則貪戾更不成模樣觀其下躁褊咽全沒一些氣象出而哇之卽不施於毋已自懇悍殺人者數斛之鵝於名義有何重輕直恁驚天動地視昊天罔極之父母也比並不得卽此與口腹之人珍重丁蹴夫殘羹冷炙者何以異卽此是禽獸見解而人之大廉已喪盡矣孟子於楊墨說禽獸於仲子說蚓無非爲斯人立人極以別於異類似蚓卽是不廉蚓之食槁壤飲黃泉時一段無心無腸下躁鄙吝恰與

仲子餬饘三咽時同一昏濁之情看先王之禮儀尊列俎終日百拜酒清不飲肉乾不食是甚氣象來方是廉隅整飭一絲不亂的節奏集註然後可以爲廉未能如蚓之廉二廉字非是東陽爲分別周旋差爲可通若竟以蚓爲廉則正以害人心不小且天下必無有能如蚓者而堯舜周孔豈皆其不廉者乎

讀四書大全說卷八終